

廉吏傳序

金石錄漢延熹三年碑載優孟
叔敖事併其歌比馬遷所紀較
詳歌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
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反復其
意要之主於忿世嫉邪則已達



哀怨之辭矣顧余謂貪廉岐路
判若列眉貞夫慕義何處不勉
焉而控揣於可爲不可爲之間
將遷就以便其私者不無濡心
羶行而斤斤潔廉者反爲貪夫
所擲揄豈礪世旨哉夫緇不可

復皓磷不可復完士一置身混
濁之塗鮮有能自砥樹者迺知
宣德達教博化篤俗靡不始於
廉孔子論士列爲三品而以行
已有恥先之意可知已君子居
平而驕語高節哆口於廉詎不

易易一涉羶途貨賄充溢遂不
憚染指其間辟之素絲改色美
器一擲適以蒙汙而自黥缺耳
究且上負公家而下漁百姓有
恥之謂何徒竊々然以肥潤自
喜即優孟猶然譎刺而曾得覩

顏廁於孔子論士之林乎後之
志士慨攘攬之相仍追貞心之
未黷而津々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此廉吏傳所爲作也廉吏傳
者宋蜀郡費樞所編集東萊辛
次膺叙而傳於世自春秋訖五

季凡百十有二人舊僅有寫本
人不多見頃吾友黃工部貞甫
得於吳之矩氏喜其旌廉醒貪
足垂世訓更搜十九史增入百
三十三人載及宋元續傳廉吏
六十四人通共三百九人勒爲

成書復自出銓署標爲上中下
三則廉而有用於天下國家者
爲上義不苟祿仁不遺親者次
之節凜嘖蹴義形簞豆者又次
之而諸若廉而詐者酷者殘者
陋者忍者奸者賊者目之曰廉

蠹附存焉噫此書也行高劬足
以振玄風貞特可以起頽俗後
有作者莫不仰軌躅以思詠憲
風規而作則斯固末俗之鍼砭
而吾徒之型範也詎可忽諸嗟
乎一廉非足以羅百行而一不

廉足以點缺百行夫一不廉誠足
以點缺百行則廉之重也乃云
可爲而不可爲殆未免有市之
心矣雖然工部之傳廉吏也者
尤有進於傳廉吏也者其自序
云大道無名至德不稱廉者道

之一隅非通士所貴賢聖所尊
異也余固知工部纂述之意當
必不第賓之焉而蘄以堅白鳴
萬曆乙卯春瑯琊焦竑弱侯著



廉吏傳序

今天子之初歲所為廣厲吏治
激揚廉風者則固犁然矣是時柄
國者如魏相而士之綜核類宣
帝即無不象指則劾者顧未知于
今何若也廉士易也廉吏難也士

局一隅之守而吏馳百遂之途也
士仰拾俯取其與幾何吏上觀下
獲而所之殫矣士苟抱咫尺之義
以託之乎安往不貧賤是亦足矣
其所留於造物也吏而坊表自飾
一介不取斯損上益下之道焉以

留於衆庶百姓也士高獨行或或
或立園之賁吏屬清風則熙々治
平之象故辨論官方舍廉奚以爲
故周官六計以一廉蔽群吏也夫
苟自爲士時不羸矣吏於何有吾
未知世之流失敝壞者何似以今

之吏道知之而重為咨嗟歎息也
夫處士純盜虛聲吏務緣飾為奸
欺而百姓之疾痛愁怨可知已茲
廉吏傳之所以行也貞父其亦有
心隱者乎薛文清氏稱廉有三見
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顧名義廉

耻而不苟取者次也畏法律愛官
爵而不敢取者又其次也此六得
其情矣而未究其流廉於道為疇
至於名為偏羨澹泊寡欲之所安
亦憤狷伎求之辨託故上者忘之
中者持之下者盜焉廉則節之而

不中則苦廉則矜々而負則戾有
或誕子以自異或刺桠而寡息或
弔譎飾詐以要所欲異而與於不
廉之甚者故曰廉而不剝義也小
廉大廉之賊也奚取其為聲音笑
貌以矯世誣俗而小之亂德大之

亂世哉茲傳取節意也而所哀列
甚較著廉之風以彰廉之義以明
其為裨益厲世摩鈍之術祖於春
秋埒于功令豈曰淺尠乎哉舉世
悠々以奉天子恭默聞聲之理
貞父為令為郎德業伊始著述富

有獨先傳此以善世也從此吏治
蒸蒸盛於曩者綜核時則貞父之
功已

東海年弟高出題



新都汪汝謙書



蘆吏傳序

聞夫大道無名至德不稱
蘆者道之一隅非通士所
貴賢聖所尊異也伯羨林
齊求仁得仁非以立名阿
衡之蘆未聞畸行然西山

高采薇之風一介堅不取之
節高以下基道繇本立廉
頤立懦任重道遠非廉其
孰能植之士捐廉鮮恥苟
且富貴而能立身天地者未
之嘗聞故孔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狷者有
所不為不屑不潔也惟潔
身履潔而後可以入磨涅
完堅白小以立身大以匡世
故廉貴焉然士不貪猶女
不淫窮居闕觀點染未及

一旦擔爵食祿備冠紳之列
處膏潤之地見欲則覩見
利則昏乃遷素毀質與汨
俱沒內濁志意外溷鄙俗甚
者榮惑主心浚削黥首流
穢扇毒貽宗社之禍遺臭

千載于是獨醒獨清之人
砥行于禮義廉恥而棲志
于澹泊凝靜皎然塵埃之表
澄汰末流綱紀人世故尚論
者獨繩愆于人吏而表著其
廉所以揚清風懲敗類使

夷跖多途治亂激象涇渭
畫然為世勸戒此廉吏傳
之所以作也故曰舉世混濁清
士乃見三代以前道德湯穆
氣醇風粹功利無競貪富
不相耀世無貪廉之目降

及春秋列國卿大夫載位食
粟漸於富侈夷而戰國從
橫之代人務黿斷廉恥道
喪以及漢晉唐宋以來皆
乘濁世之末流興于事會
各有標尚士生其間與俗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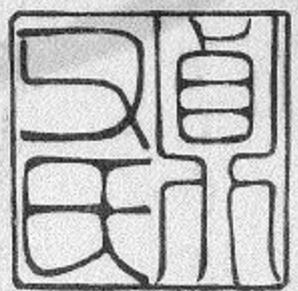
靡如飄風之弱羽洪流之蕪
草而鴻功亮節之臣皎々獨
行敦尚風烈顯榮不以官爵
困苦不以饑寒于是吏以廉
特聞其人可得而稱焉然廉
不同種各有久予不同略各有

建樹又不同量各有廣狹余
乃蒐集正史考其行事核
其情性究其歸宿列為上
中下三等各著于篇其小
者大害似廉真蠹為世教
戮辱者附見之即有鉅公

高賢史不兼載行無實紀
不敢湯錄俟後之君子討
論而嗣廣焉

萬曆乙卯春三月武林黃

汝亨謨并書



舊序

史有傳尚矣。顯筆削者善惡必書。褒貶之旨存焉。况夫體真履規。心不外顧。勵一世於誠。且約至於飯醬菜資。紙糊斥貪泉之飲。懷冰壺之操。良玉之不瑕。狐白之不緇。期以輔化成俗。使後人知所慕。邇誠所謂舉實廉而天下治。尤不可無紀也。學者研意往謀。夷考昔人之行事。見其清。恐人知。窮有所不爲。撫竒取穎。哀輯類次。連編溢簡。代不乏人。

慨然遠想。如見生面。而聆其音吐。思與之方駕並
騫。瞻前在後。步趨之不殊。此蜀人費君樞廉吏傳
所爲作也。斷自列國。訖於五季。精加汰擇。所得僅
百數。係之以評論。揚摧務中其實。不諛不隱。非內
省於心。無少疵類者。敢爲之乎。費以藝學中高第。
僕雖不之識。悉其名不虛舊矣。友人余君邦式得
是傳。以示僕曰。人之所未見也。比屬閩令張君維
許。爲鋟板。貽見聞。願以序爲請。僕辭曰。忝一官幾
四紀。雖不以昧挂譴戾。至却暮夜之金。瘞後圃之
鹿。間有所不免於廉實歟焉。文且不工。盍求諸聞
人。請屢益堅。余頃攝邑金華。僕領郡寄稔。聞其廉
稱。今復與張聯王事於三山。佳士也。然則費之書
余之志尚。張之樂善。咸可述也。勉陳其大槩。或自
託於不朽云。東萊辛次膺序。

附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累官

湖南提刑時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上書

極論其詐不報金陷三京罷奉祠秦檜以其
負重名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
六年貧益甚未嘗毫髮求於人檜死累遷同
知樞密院拜叅知政事不欲與湯思退同朝
力奏求免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九爲人孝友
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毫髮掛吏議
爲政貴清靜先德化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工
於詩

史臣曰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
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益著南渡直言之
臣宜爲首稱焉

凡例

一廉吏傳抄本予初得之吳之矩齋中蓋宋成
都人費樞所編集東萊辛次膺爲序舊傳斷
自春秋列國訖于五季共一百一十二人今
搜閱正史添入百三十三人宋元廉吏舊俱
無傳以編者宋人也今考宋元史續傳六十
四人通共傳三百九人又舊傳中叙事太略
者不見本人品格稍稍銓補

一叙傳依各代編年爲次其上者於某傳首題
一上字次者題一甲字又次者題一下字分
見各代中其似廉詐廉爲廉蠹者別傳附
一舊傳無上中下三等之別今據愚見倣孔子
中行狂狷品士之目僭爲次第中有掛漏及
評騭未盡當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一傳名廉吏古來皇王之佐如伊周道德之儒
如孔孟凡歷代名臣名賢傑出千古而不以
廉事紀者全史具在不槩入

一傳中關廉者實事用○善政竒功卓行異事
用∪文學言語光景用、各標置旁用小點
讀句覽者詳之

一每傳尾總評數語如一傳之目絕無高論間
有所闡發以質閱覽高識者

一傳俱從廿一史考其行事諸先世子孫及立
朝本末採擇大段有關係者餘詳本傳不復

繁綴其出太平御覽諸書未敢漫入恐正史
不載非實錄耳

一是編倣舊增新亦費歲年其參訂互校則山
人秦舜友米雲卿吳之鵬門人馬元調並營
心目而翻閱鉅梓則門人吳敬與有勲焉

廉吏傳

論上

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謂士行已有恥矣。必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皇王
之畧。非小廉曲士所克堪也。夫神龍興雲而潤萬
物。騏驥追風而駕千里。魏無知有言。雖有尾生孝
已之行。而無益於成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固智
巧取容當世之談。然天實生材。以爲世用。潔已匡

時體用雙擅不甚休乎作廉吏論上自列國訖宋元得一百九人

論中

蓋清白貞素有道者所貴重然既已食人之食乘人之馬矣而不足効一官濟一物抱咫尺之義而妻子有饑寒之色鄉里無緩急之誼疏冷骨肉以爲名高仁者不爲也原思辭九百孔子止之曰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子貢問士之次曰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固知義不苟祿仁不遺親賢者知所處矣清冷之淵輸于江海陵阜之峻方于岱嶽斯亦德勝才者之所効乎作廉吏論中自列國訖宋元得一百三十七人

論下

孟氏有言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有道者衷焉然節凜於疇蹴義形於簞豆性有所受不可得而強也士側身修行踽踽官下上之不能開

物成務補益當世。次亦寡族里交游之誼。生無以
瞻死無以斂。近苦矣。要之井谷之鮒。泉壤之蚓。於
天地間少所取。與物無害。鱗然孤行其意。其視奔
趨聲利之場。浸潤膏脂之澤。谿壑填欲。冠幘劫人。
不猶芳蘭之於腐草。旃檀之於糞土乎哉。孔子曰。
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作廉吏論下自
列國訖宋元得六十三人。

廉蠹論附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推言惡似而非者曰。
恐其亂德。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然則有不
廉不潔之行。卽不得似似之。固已廉潔矣。至舉亂
賊之惡名而加之。孔孟不已刻乎。曰。誅其心也。夫
盜跖恣睢暴戾。庸人皆知其非。至於似則忠信廉
潔之名歸焉。將使貞白粹清之士。無以自異。故孔
孟痛惡之。不少假貸。况夫詐譎酷烈。而陰賊人顯。

亂家國。殘忍骨肉者乎。公孫弘、牛僧孺、天下之所
謂賢良文學人也。張湯、明習法令人也。其罪詎至
與盧杞同科。而予並以為廉蠹。遵孔孟之訓。辨真
似之。介不敢不嚴也。乃若鄙瑣陋劣。如接屐、啣綃
之流。醜態飛動。不待識者為之汗顏。何足道哉。何
足道哉。余摘之得十人。

廉吏傳目錄

列國

季叔行父

鬪穀於菟

百里奚

孫叔敖

樂喜

羊舌肸

公孫僑

晏嬰

公儀休

春秋列國卿大夫功利相誇寵賂滋章亂臣賊
子接跡於時士飭簠簋敦名行者實罕其儔九
人而已

廉吏傳

列國

上季孫行父

明武林黃汝亨輯

季孫行父，謚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以去之。文子爲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其父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文子之卒也，大夫入斂，襄公在位，宰庀家噐爲備葬，無藏金玉，無重噐備。君子是以知其忠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相三君無私積

上鬪穀於菟

鬪穀於菟字子文楚人也爲令尹四十年縉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逃死

上百里奚

百里奚號五殺大夫其初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其功如此之大而自將如此之嗇。以故名藏於府庫。德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

食牛爲相。堅忍立功名之士。豈後身謀。

上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蔦獵艾。楚人也。莊王九年。蔦賈見叔敖於王。旣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旣至。使爲令尹。吏民皆賀。有老父衣麤衣冠。

白冠最後來弔。叔敖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子獨弔之，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叔敖曰：敬受命。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

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失相而不悔。曰：吾以爲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爲得失之非我也，無悔而已矣。何以過人哉？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禳，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三得相不喜三失相不悔非止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也有忍力者○其子不受利地善後也○虞丘子真知已曰秀羸無欲

中樂喜

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爲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不貪爲寶

上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虓祁宮，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乃召會治兵於邾南，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肸求貨於衛，衛人使屠伯饋叔向餼，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餼反錦。」曰：「晉其有羊舌肸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受餼反錦○以善服人

上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惠人也。而廉辭邑而受其三，此謂有禮。

上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卽衡命。崔杼弑莊公。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既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

歆慶氏已亡，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節儉力行重於齊以其君顯○不受邑

上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廉吏傳
死國
一
讐其貨乎

受大者不取小拔葵燔機百官自正賢相也

廉吏傳

西漢

田叔

趙禹

李廣

王吉

尹翁歸

蓋寬饒

黃霸

何並

嚴彭祖

朱邑

貢禹

鄭崇

羊茂

漢興斲雕爲樸風氣椎直高帝誘以尊顯重事

功豐祿入清修孤潔之行略而不論僅得十三人

廉吏傳

西漢

上田叔

明武林黃汝亨輯

田叔涇城人廉直有節氣爲趙王張敖郎中會趙午貫高謀弑上事發覺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事白乃進言叔等十人高

帝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爲郡守相、而叔爲漢中守、歷十餘年、文帝初立、召見以爲長者、後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請勿竟、梁王上大賢之、以爲魯相、叔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在

位數年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田叔燒梁獄善處人、母子骨肉之間、又善則歸主、非但廉直有仁術矣。

中趙禹

趙禹，潯人也。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爲人廉倨，爲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廉吏傳 西漢 三
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爲廷尉，後以老徙爲燕相，有罪免歸，後十餘歲以壽終於家。廉矣。又稱文深稱倨，近申韓家。

中李廣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爲秦將，廣世世受射，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多殺故不侯，與士卒共故保其身。

上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後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一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爲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子駿駿子崇以父任歷位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

名清廉。然財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衣車鮮明，不畜餘財，實廉而不飾名。今之敝車羸馬，以爲名者，視此公可媿。○取棗去婦。

上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後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後舉廉爲猴。

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有惠政。又溫良謙退。

中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爲太中大夫。

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

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徒步自戍北邊。公廉如此，時上方任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讀此稜稜有生氣，然以剛取禍。○列卿而沐猴

舞者醜死

上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以待
詔入錢賞官罪免復入穀補左馮翊卒史馮翊以
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
廉稱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是時
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卽位召爲
廷尉正數決疑獄守丞相長史坐不舉劾長信少
府夏侯勝非議詔書皆下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

書積三歲，乃出。累遷潁川太守。時帝垂意於治，數下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泰甚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伯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神雀數集。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秩中二千石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
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
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爲相五歲薨謚曰定侯
寬和廉靖霸本色也爲相詎一寬廉能辦○用
許丞廉聾老不廢此法於末世劇地不宐効

中何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
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
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
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
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
爲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

妻子不至官舍不受賻立名之士

中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

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明經脩行甘處卑位

上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焉

上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卽位。徵爲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上用禹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上書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

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故親近生詞甚懇切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武帝時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又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爲御史大夫數月卒

去官身廉也有臧者行誅舉實廉而天下治以廉治世

中鄭崇

鄭崇字子游，高密人。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大司馬高武侯傳喜薦崇，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爲諫。傅太后大怒，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窮治死獄中

臣心如水

下羊茂

續漢書

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廉吏傳目錄

東漢

祭遵

祭彤

宋弘

伏湛

宣秉

王良

郭伋

郭丹

杻詩

孔奮

張堪

黃宣

第五倫

鍾離意

范遷

吳良

韋彪

趙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范

鄭均

李恂

黃香

楊震

袁彭

吳祐

朱穆

崔寔

張奐

劉寵

楊秉

孟嘗

范冉

羊陟

賈琮

羊續

東漢嗣興懲莽之濁亂崇尚節義嚴周之倫首
倡清標標榜激射之風相礪而成廉者得三十

五人一倍西漢

廉吏傳

東漢

上祭遵

明武林黃汝亨輯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喪母負土起墳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見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貫以爲刺姦將

軍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蠻中賊，破之。時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遵與諸將引兵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大破之。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耿弇等伐公孫述。遵爲前行，隗囂使王元拒壠坻。遵數破囂，及公孫述遣兵救囂，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畱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

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升上疏曰：竊見祭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壠蜀，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

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成侯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

廉而功武而文

中祭彤

祭彤字次孫遵從弟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竒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璽書勸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

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嘆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我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而死。臨終，謂其

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大。驚。嗟。嘆。良。久。焉。

祭氏何能廉也以無功歐血死何忿也

上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哀平間作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

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

見危授命，富貴不能淫，此是真廉。

中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其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平原一境，湛所全。

也光武卽位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代
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後坐策免南陽太守杜
詩上疏薦湛公廉愛下好惡公明累世儒學素持
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十
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
暑病卒

歲饑自甘麤糲全活一境人

上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
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有逆亂萌遂隱深山州
郡連召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更始卽
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
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
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

廉史傳 東漢
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卽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
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
之儲六年卒於官

大節凜凜亦復有用

中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
書王莽時稱疾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
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
代宣秉爲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
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

拜歎息而還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以司直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真難能

上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繆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

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

伋謂別駕從事計曰：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納諫盡忠，銷盜遏虜，乃信孚童兒德至矣。

中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

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丹獨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明年，坐考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年八十七。後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志高車出關，疑一世味人，而避莽徵，爲更始發喪，是有識人。

中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

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杜母

上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

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
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
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
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
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
及羌胡吏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
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
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旣至京師除武

都郡丞時隴西賊夜攻府舍執奮妻子欲以爲質
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遂禽
滅賊黨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
太守奮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
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以病去官守
約鄉閭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
致孝竭忠處膏不潤矚然塵埃之表

上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

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計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讓餘財數百萬棄十世之富靜邦富民而身乘折轅車

中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畱圉人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

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會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意旨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

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卽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

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爲郎中。彊項不避權貴，此是正氣殺人如屠，見可乎？然公孫丹令子殺行道人三十人，操兵呼號蒼頭白日殺人，皆宜殺者也。」

中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數年鮮于褒薦之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時長安

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受奉裁畱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

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獨急案之，遂斷絕不祀，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

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肅宗立代牟融爲司空數上䟽言外戚事倫奉公盡節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或問倫曰公有私乎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倫以老病連上䟽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布焉

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噐衣衾錢兩爲令俱清惠至身自斬芻妻執爨異矣○多奇行

上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
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
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
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
且闢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建武十四年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府後除瑕丘
令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至多異政顯宗卽位徵爲

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多所諫諍出爲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下詔嗟嘆賜錢二十萬先清內不拜賜

中 范遷

范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焉

安邊智也推田與兄子義也

中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竄，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

署爲西曹上疏薦良曰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論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左轉卽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微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氣岸○不肯謁方爲無袴語生色

中韋彪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二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召拜謁者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

二千石。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還拜大鴻臚。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樂道著書陳政術，依于寬厚。

下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灑埽待之。孝旣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

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事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又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於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爲郎矣白衣步擔

上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其祖父丹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

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危，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

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

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免歸鄉里。

抱父棺幾溺，斂師喪車，孝義之極，至行權脫鄧融而終不言，真古節俠之士，又智勇又德政，幾

乎完人矣

中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疾不應州郡召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

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
不怠其賜穀十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
茲異行明年帝東巡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
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廉化其兄是稱弟悌

中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
常數百人初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
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
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
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
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

東漢書卷之三十四
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
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
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
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清夷威恩並
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
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
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不附竇憲織席拾橡清尚可挹

上黃香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求

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辭不拜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敬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穀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孝謹勤敏有幹用人

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于家所著

上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子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震上䟽極諫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數上書斥言嬖倖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會太史奏星變逆行遂共譖震怨對且鄧氏故吏有

恚恨之心策收震太尉印綬尋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維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醕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卽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先

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枉詔遣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四知可質鬼神足千古矣飲醜而卒是烈腸未聞道也

下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陽人也少傳父京孟氏易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麓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卒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上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

東漢傳
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
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
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真後亦舉孝廉有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
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
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
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

聞諷誦之音竒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
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
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
到閤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
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
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

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

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少負遠識長立高節處母丘長是仁術斥馬融
是義氣嗟乎融媿死矣爲經術人師之玷

中朱穆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
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
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爲
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
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大將軍梁冀素聞
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卽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

因推灾異奏記以勸戒冀又薦种暉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以穆言爲應舉高第爲侍御史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悛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連奏記諫冀終不悟永興元年冀州盜賊群起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璆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寃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家居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

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諫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一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哀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記嘲凡二十篇

清剛之人崇厚論非其本色憤懣發疽氣勝者也然深嫉宦官卒以憤死案趙忠罪至剖棺陳屍雖似過激今時安得此等人至辱駙馬都尉曳中丞擊御史而不能問悲夫禍有不可言者矣

上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召拜議郎，遷大將

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絰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司空黃瓊薦寔威武謀略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

病卒上䟽求歸葬行喪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有至行有略又有經術文采生死貧薄是第一流

上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

奴破之，郡界以寧。羗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繫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遷度遼將軍，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匈奴烏桓，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

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羗先零寇關中冬羗岸尾摩螫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

時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明年上疏訟竇武陳蕃冤黃門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尋下詔切責之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

節嘗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然明靖邊安民勲名無兩皆生於廉至匈奴烟火搶攘與弟子講誦自若非大略素定不能也不事宦官絕董卓肯黨梁冀者明是左右陷之微不慊者害陳竇一節固爲曹節所誘或陳竇氣過激奐胷中亦有所不滿耶

上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

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

清醇簡妙人也

上楊秉

楊秉字叔節，震之中子也。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秉性不飲酒，又蚤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常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歷位至太尉，延熹八年薨。

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

三不惑固自秉性，可以學道；可以媿世。○常言：賢者名根比色根更難斷，酒財色色比酒財爲難。然名心能勝之。

下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材，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以病被徵。

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上書力薦前後七表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却珠寶甘耕傭

下范冉

或作丹

范冉字史雲陳畱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與李固王奐善奐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辨論於路奐識其聲

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遂拂衣而去。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嘗與兒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

之一斛，囑兒勿言，冉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年七十四，遺令薄葬。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畱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

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苦節不可貞丹之謂邪賢貪夫遠矣○自是其性豁刻

中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陟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

刺史楊熙、京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黜濁升清，以身爲表。

中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歷官爲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璠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中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江夏兵趙
慈反，殺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
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
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旣清平，乃班
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
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

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爲太常。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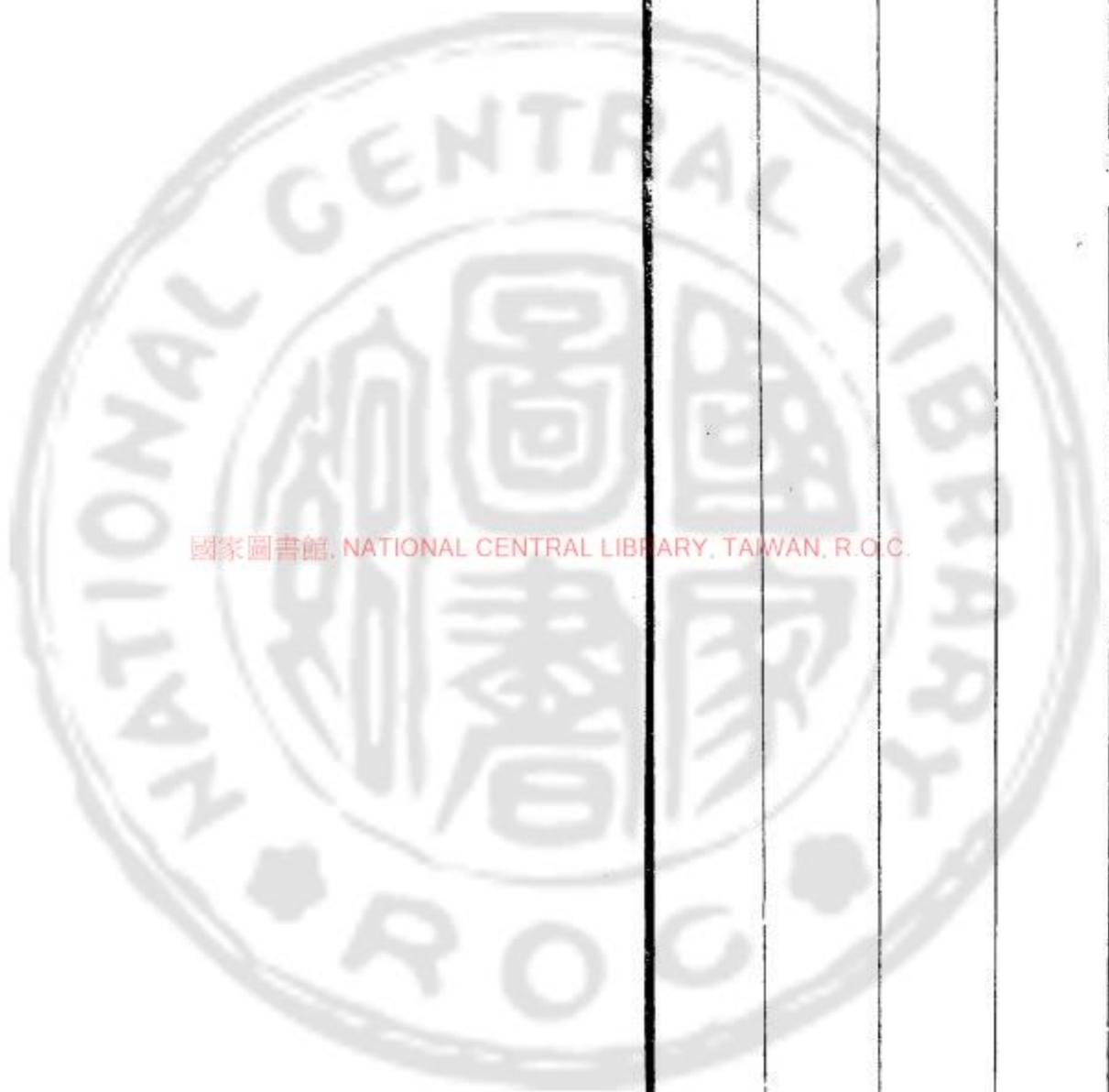
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縣魚苦節也。至却左騶之輸。真是三公不易。

頁一

頁一

頁一

--	--	--	--	--	--	--	--	--	--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吏傳目錄

魏

袁渙

王修

毛玠

華歆

鄭渾

和洽

吉茂

沐並

時苗

滿寵

田豫

徐邈

胡質

漢末爲三國兵戈交敵之代外寇紛作魏以權

術馭人非廉靖爲本幹濟以才略何以撫民平
亂而立功勲消疑忌余得十三人

廉吏傳

魏

上袁渙

明武林黃汝亨輯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當時
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
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
後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命頃之術破遂爲呂布

所拘畱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渙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辱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布破歸曹操時操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拜爲沛南部都尉尋遷梁相渙

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皆散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時有傳劉備歿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魏王操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

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渙不但有清操。有清識。其篤事立德。一意生令。布慚歿。令操哀致足尚也。

中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會。修感念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病。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敢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時

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
勅發融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
功曹袁譚在青州辟修爲治中從事別駕袁紹又
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相攻修
諫曰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若斬佞臣
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
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曹操操旣破鄴譚又叛操
遂引軍攻譚于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赴

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
收譚屍操嘉其義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
聚及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
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因嘆曰士
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
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嚴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
旣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修
聞變召車馬未至步至宮門魏王操在銅爵臺望

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頃之病卒初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哀母罷社義赴急難處亂不濁

上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畱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于上俗移于下曹操嘆曰用人如此使天

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初曹操平柳城，班所獲噐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被讒下獄，遂免黜。卒于家。魏王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魏武所嘆使天下人自治孝先所以不可及

下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禮爲上賓。後策歿，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

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
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
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畱所贈而服其德歆至
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令轉侍中代荀彧
爲尚書令丞相操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旣建
爲御史大夫文帝卽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
踐祚改爲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
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

嫁之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
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
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明帝卽位進
封博平侯轉拜太尉歆稱病乞退不許太和五年
薨時年七十五謚曰敬侯

華子魚功名心甚穠其辭餽遺以立名也與魏
武並列三公又復爲魏文魏明三公○子魚捉
金復擲比幼安揮鋤不顧其格已下矣

中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

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
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
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
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
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
令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
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
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

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魏王操征漢中以渾爲
京兆尹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
軍糧爲最魏王操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
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興
陂邊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爲
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苦乏材木乃課
樹榆爲籬益樹五果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
得財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

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平賊殖民而躬清素妻子饑寒

上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後避地武陵曹操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

腐夏傳
一
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
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
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奸隱僞矣、
魏國旣建、爲侍中、後出爲郎中令、文帝立、爲光祿、
勲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轉爲太、
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
帛、薨于位、謚簡侯、

詐廉之病甚於貪洽所持論中正以通

下吉茂

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建安初，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起兵，被收，賴相國鍾繇證其枉，得不坐。後拜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鄧相，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裋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縣罄。其或饋遺，一不肯受。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州郡選

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
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
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時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
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
茂慍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耶

自治

下沐並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
姊爲殺鷄炊黍而不畱也爲人公果不畏疆禦黃
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
索橐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向呼罵吏並
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
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
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

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其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清矜奇詭亦佳

下時苗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畱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時所生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遷典粟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亾也。

沐時俱史雲一輩人

上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

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時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太守寵以計募誘攻下安定之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操征荊州大軍還畱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陞復召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兵急攻樊城征南將軍曹仁欲棄城走寵

曰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救至寵亦力戰羽遂退以功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擊吳有功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立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代曹休爲督都揚州諸軍事四年拜征東將軍屢破吳兵景初二年以年老徵

還遷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
當事有術略清公比祭遵

中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胡

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文帝初北狄彊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逋亾姦宄爲胡作計

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毀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難其人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征之破賊于成山時有讒豫放散金珠噐仗者由是功不見列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書喻未

聽。豫。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
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初。豫。罷。
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
拜。之。見。豫。貧。羸。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
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
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
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欲。有。所。道。

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
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
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
昔魏絳開懷以內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
焉。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
來。以半與之。初。豫病篤。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
門。豹側。妻子難之。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使歿
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

既爲畫像，又就立碑焉。

有楊伯起四知之風，而諸所立功戎狄及歿，願葬西門豹側，蓋砥名立功人也。○張袖受金妙妙。

上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司空操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坐飲酒免官。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祚，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

郡反邈輒遣叅軍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西域流通羗戎入貢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司諫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年七十八以大
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嘉平六年朝廷追
思清節之士詔曰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
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
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
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
告天下

收虜穀開水田阜國通邊此功不細而散賞賜

廉吏傳 卷之三十三
不能飽妻子辭三公之位知止不辱廉哉廉哉

上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曹操召爲頓丘令，從辟爲丞相屬。黃中初，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

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
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
以待敵性沈實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
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
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六年詔書褒述
質清行賜其家錢穀

積貯備敵家無餘財

廉吏傳目錄

吳

呂岱

是儀

陳表

陸胤

蜀

諸葛亮

董和

鄧芝

劉巴

吳蜀相攻魏尤勁敵是時所任皆謀智勇略不

身更作
金
拘細節故以廉表見者少吳僅得四人蜀亦四人然魏之毛玠和洽蜀之諸葛武侯清公端蓋三代王佐之亞

廉吏傳

吳

明武林黃汝亨輯

上呂岱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功拜詔信中郎將建安二十一年從取長沙三郡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

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復以襲平交阯，討九真功，進封番禺侯，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

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遺令殯以素棺䟽巾布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

行年八十爲國勤事身爲公侯妻子饑乏哭徐原益友有古風

上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避亂會稽，孫權徵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既定荊州，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誘致曹休，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大駕東遷，太子登畱鎮武昌，使儀輔太子，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

執法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詔旨轉厲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領魯王傳儀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

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是忠實人徹底廉

中陳表

陳表字文奧，廬江松滋人，偏將軍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並侍東宮。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諫以大義，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

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

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讎以人爲本空在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以父讎求爲將又重銳卒

中陸胤

陸胤字敬宗，吳郡吳人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遷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浚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循入南界，諭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

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
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
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
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竟不果召，尋卒。
薦表中見其人。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蜀

上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後也。早孤，從父立與荊州牧劉表善，往依之。立卒，
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

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布腹心，亮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

稱善與亮情好日密。曹操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

節，尋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願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

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率衆南征五月渡瀘其
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
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遂上表出師伐魏六年
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
谷亮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
應亮關中響震魏曹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
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
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於是亮爲右將
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
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
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
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
平二郡詔復亮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
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

司馬懿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材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贈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忠武。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讀出師表，下英雄之淚。廉何足重，公讀其自表，見公天性，死生不貳耳。

上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益州牧劉璋以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畱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

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躬儉率物至死益見

上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知名及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殂丞相亮遣芝修好於孫權說權絕魏與蜀連和及亮北駐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後遷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揚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

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反叛芝率軍征討梟
其帥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
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
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中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曹公征荊州
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
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
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
責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
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

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董鄧劉三人卽功伐不同而貞守清約是武侯以下一輩人



廉吏傳目錄

晉

王祥

羊祜

魯芝

盧欽

杜軫

山濤

李熹

李胤

邈詵

魏舒

劉寔

胡威

崔洪

張華

李重

賀循

應詹

孔愉

阮修

鄧攸

周顛

劉超

阮放

庾冰

羅含

褚裒

陸納

王恭

吳隱之

陶潛

何隨

陽鶩

皇甫真

晉代如王太保羊太傅山公輩碩德宏功前代
罕比次亦卓卓羣倫然俗好清談鑄琢奇行爲
名高故以廉著聞獨多與東漢風尚相當得三

十三人

廉吏傳

晉

上王祥

明武林黃汝亨輯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

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討平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當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

及入，顓遂拜，祥獨長揖。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祥固乞骸骨，詔勉留。再三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綃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遺令薄葬。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策謚曰元，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

休徵至德醇備，福應大集，豈惟廉哉。

上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聞。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及長，博學能屬文。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及高貴卿公被弑，陳畱王立，賜爵關中侯。祜以帝少

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本爵爲侯，泰始初，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帝有滅吳之志，乃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以墾屯田，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

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祜上表固讓，不聽，後以遣將攻吳，不尅，爲有司所奏，坐貶爲平南將軍，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性，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亮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祜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之。詔

以泰山郡之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祜復固讓，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

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贈侍中、太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奉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

南城侯入樞。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祐卒二年而吳平，羣臣

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祐廟先是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以懷爲威以德爲功與諸葛武侯器量伯仲而叔子渾渾自流武侯審審必致○九世以清德聞

中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郡人也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畱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累遷平東將軍封陰平伯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

畝謚曰貞

下盧欽

附五世孫恒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除尚書郎。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陽平太守，淮北都督。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在鎮。

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
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
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謚○曰○元○詔○贈○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賜○祕○器○朝○服○錢○布○甚○厚○又○以○欽○忠○清○高○潔
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
立○第○舍○後○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
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
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

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貲
產○動○循○禮○典○妻○亾○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
難○數○十○篇○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榮
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
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
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
以○此○貴○之

祖孫顯列五世同清

中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郡，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

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

去如初至妙○博雅

上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早孤居貧有器量隱身自晦與阮籍輩爲竹林之遊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以見

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咸熙初封新沓子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爲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入官侍中遷尚書

以母老辭職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起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如故以老疾上表陳情章數十上手詔慰留非一後拜司徒復固讓時濤有疾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汗官府

平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策贈司徒
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印綬祭以大牢謚曰
康詔賜東園祕器及供喪事錢布甚厚左長史范
晷等上書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容帝爲之
立室初濤爲布衣家貧介然不羣及居榮貴貞慎
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奉秩散之親故
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
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
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清操雅量推賢選才人倫之衡鑑國家之棟梁
懸絲封識廉不立異

中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辭疾。後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辟，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歷遷司隸校尉，泰始初封祁侯，尋爲太子太

傳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

中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不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因行喪制服旣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胤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

言必有則舉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
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
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
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後爲
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
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領司隸校尉咸寧初皇太
子出居東宮帝憫胤素羸不宐久勞之轉拜侍中
加特進俄遷尚書令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

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
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
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帝
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
清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
半之

位歷卿相貧無藥貲浮海避世清風從來遠矣
誰謂醴泉無源

中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泰始中，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初，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召爲征東叅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

其不私如此後遷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卒於官

苦節敦孝不私所薦

上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行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也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

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太康初拜右僕射尋爲左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爲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畱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亾僉號震爲殺公椽莫有辟者

舒乃辟之而竟無患議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
每稱疾遜位不許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
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聽以劇陽子就第
舒爲事必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司空衛
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
瞻之在前忽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諡
曰康

人不必才姿博學如魏公質朴而器量沉宏在
位能斷大事遜位勇于賁育不止以散財無貯
見廉

上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以計吏入洛爲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叅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以世多進趨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秦始初進爵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坐子夏受賂免官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

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立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三年詔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歲餘薨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

宅所得奉祿贍恤親故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撰春秋條例二十卷行於世

卑進趣崇廉讓誤入卿內一語非誤也當是微刺季倫與王敦入廁噉棗不同

上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威早勵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

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綃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

直而婉，謙而慎，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謚曰烈。

清恐人知，此至德語。今世人濁，恐人知，尚可救藥。

下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後爲大司農，卒於官。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

王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也
有異性

上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同郡
盧欽見而器之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
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
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由是聲名始著郡守
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
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
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

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吳滅詔進封華為廣武縣侯賜綉萬匹華名重一時有台輔之望荀勗深憎疾之會華微有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

戎夏懷之東夷馬韓等二十餘國歷世未附者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而為馮統所譖不即召頃之以華為太常尋免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伏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華

遂盡忠匡輔彌縫闕失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乃受數年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而趙王倫適從關中還倫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嫉華如讎及倫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遇害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

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幾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後倫誅齊王冏輔政多上書爲華訟寃者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焉華所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茂先博物是千古之事決計伐吳是晉代首功

而廉又其次

下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初爲始平王文學上
疏陳九品之制歷吏部郎後出爲行討虜護軍平
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
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
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年四十八家貧宅宇
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
侍謚曰成

上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還本郡，操尚高厲，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政教大行，以無援于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

稽相張景循與南平內史王矩及吳興內史顧祕等檄衆討平之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與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惟循不豫焉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內史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爲軍

司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輦疾至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賜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病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於是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

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畱之初。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

彥先不就危亂。以潔身不避危亂。以靖邦履路。經禮撝謙。功利澹然。獨尚高而不厲。

上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鎮南大將軍劉弘辟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時諸蠻

並反。詹悉討降之。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俄拜後軍將軍。累遷光祿勳。及王敦作逆。詹爲都督前鋒軍事。假節都督朱雀橋南。擊斬賊。率杜發賊平。封觀陽縣侯。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以咸和六年卒。年五十三。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和衆討逆。見利不動。

上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節鎮揚州，命愉爲參軍，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

爲丞相掾，因叅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後出爲吳興太守，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亂，愉朝服守宗廟。後累遷尚書僕射。愉以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

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遜跡特妙

下阮修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財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後避亂爲賊所害年四
十二

清詭不情

中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攸七歲喪父尋喪母
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
累官河東太守永嘉末沒於石勒勒長史張賓稱
之於勒勒與語悅之以爲參軍後勒過泗水乘間
逃歸新鄭投李矩尋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攸與
刁協周顛善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
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奉

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謔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攸每進退無喜慍之色。歷遷尚書左僕射、咸和

元年，卒，贈光祿大夫。

爲吳郡守，飲吳水而已。

中周顓

周顓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弱冠襲父爵武城侯累遷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轉尚書左僕射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

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敦使繆坦籍顛家，收得素麈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中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爲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

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瞻帝

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慄

慨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綵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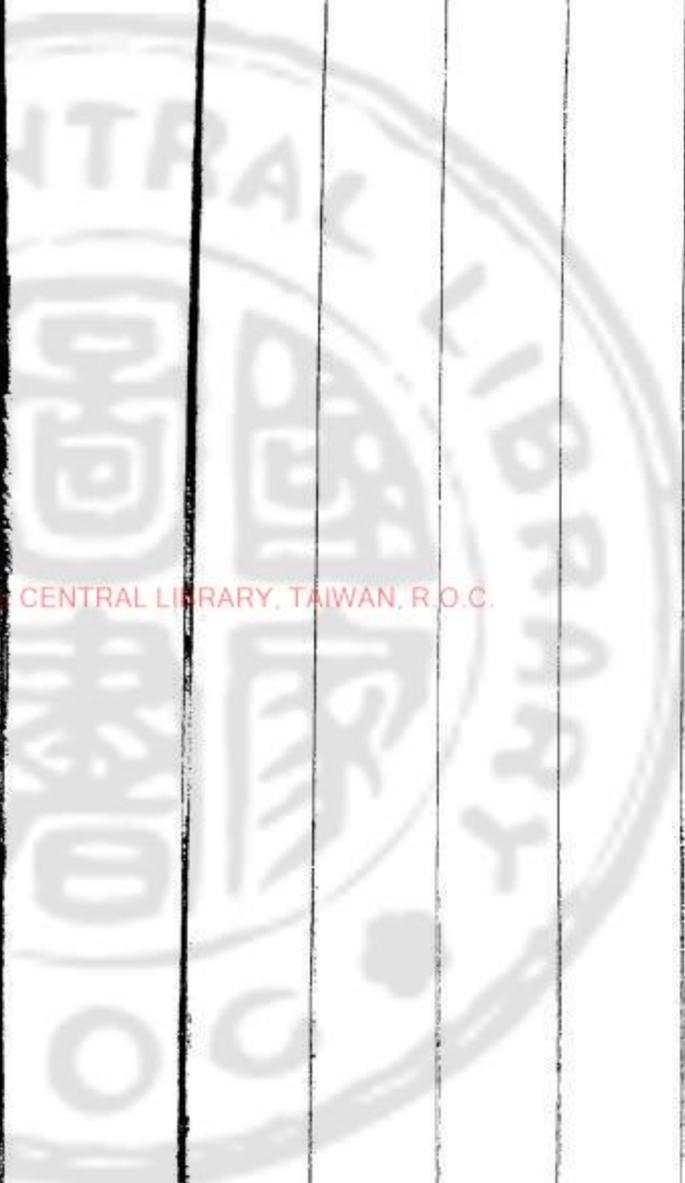
忠孝篤摯清謹獨勝

下阮放

阮放字思度陳留尉氏人少與咸子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咸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年四十四卒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

中庚冰

庚冰字李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
 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庚氏之
 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
 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歷仕揚州刺史、都督三州
 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眾望歸冰。既
 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
 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



冰懼權盛，求外出，乃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常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此真冰清

下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來陽人，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含父常宰新淦，新淦人楊羨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後爲湘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城西池小

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徵爲尚書郎，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年七十七卒。

卽在官是邱壑之寒俊。

下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謝安亦雅重之。桓云：裒雖不言，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爲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邪王時，娉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父后苦求外出，除建威

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累官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謚曰元

下陸納

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也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宐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乃密爲之

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時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服其忠諒，尋除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中王恭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爲佐著作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書籍而已。及桓玄執政，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

看之見其坐一六尺簞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卽舉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清灑送簞一事甚佳

中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歆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韓康伯與之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

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入爲中書侍郎，歷遷左衛將軍，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

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書褒美，進

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勵將士、固守彌時、城陷、爲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氍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

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

勵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弟絜敬猶爲不替

隱之清厲正俗至妻子不沾寸祿賣犬投香酌貪泉詠夷齊此風真可千古

上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

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

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曰：「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餽而往，潛亦無所辭焉。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行於世。

廉而僂

下何隨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亾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爲語曰：安漢吏取羊，令爲之償。

中陽騫

陽騫字士秋，右北平無中人也。父耽仕慕容廆，官至東夷校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銜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銜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托付大事。汝善待之。曄旣嗣位，申以師傅之禮。及爲太尉，慨然難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

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中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慕容廆拜爲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及僞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累遷太尉侍中，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燕亾入秦，爲奉車都尉，數年而死。

廉吏傳

南朝

王鎮之

劉秀之

朱修之

江秉之

江湛

宗慤

阮長之

孔顗

褚淵

劉善明

虞愿

王延之

王琨

劉懷慰

裴昭明

孔琇之

褚炫

張緒

王秀之

何敬叔

任昉

徐勉

庾華

傅昭

范述曾

孫謙

明山賓

顧憲之

裴子野

江革

樂法才

顧協

劉杳

庾黔婁

郭祖深

何遠

蕭勵

蕭藻

孔奐

姚察

褚玠

阮卓

六朝當喪亂之際遞相興廢節烈之行難以苛繩貪黷之習未易除滌惟是清元流風齊梁矜尚士立功立名者依廉自奮枯寂相高在官不替南朝得四十二人孔奐江革爲冠北朝得二十三人高允爲冠

廉吏傳

南史

中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人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爲征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

明武林黃汝亨輯

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嶺南貪地故以廉著聲者多

中劉秀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蒼人穆之從父兄子也宋景平二年除附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叅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畱奉祿二百八十八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

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遷尚書右僕射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上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中朱修之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畱戍滑臺遂陷於魏後泛海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空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

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徙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貞侯。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獨受蠻人餉遺以行，存撫而與佐史賭，此廉能之妙用。與杜預餉洛中，權貴一段作用俱非拘士所知。

下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成人也。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畱以付庫。

下江湛

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也。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遷左衛將軍，後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

身東傳 南朝 五
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公平無私
不受請謁元嘉末爲元凶劭所害孝武卽位追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中宗愨

宗愨字元幹南陽涅陽人愨少時叔父少文問其
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元嘉二十二年伐
林邑愨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愨膽勇乃除振
武將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
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愨以爲外國有獅子威
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
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

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累官左衛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大明六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今人論將。輒言使貪何面目。見宗元幹。○遇鄉人。庾業一節有度。

中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陳畱尉氏人也。閒居篤學。未嘗有隋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亾。葬畢不勝憂瘁。時郡田祿以苳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苳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

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故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長之入循吏傳其根器見不侮暗室一語

中孔覲

孔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物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

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覬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璪言起兵渡江不尅而死

長史行會稽郡事泰始二年上流反畔用使者孔遇寶玩服用不疑比顧覬之器必擇陋爲通理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則執見之害所費多矣

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饋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其人懼而去。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受顧命。遭所生喪，去位，葬畢，起

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齊高帝受命，加尚書令，侍中，進爵爲侯，改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高帝崩，遺詔以爲

錄尚書事。頃之，寢疾，表遜位，乃改授司空，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尋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贈太宰，謚曰文簡。

上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建元二年年四十九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烈初爲海陵太守魏剋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拭足矣及累爲州郡頗贖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

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上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通直散騎侍郎時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顧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帝大怒使人曳下殿帝又嗜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

人主所宐好也。雖數忤旨，猶見禮遇。轉正員外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犴麩，膽可爲藥，有遺愿，馳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復歸者。至再時，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埽地拂床而去。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驍騎將軍，廷尉。建元元年卒。

諫起寺諫奕廉士所不敢言

下王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人也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卽勅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平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爲尚書左僕射

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前爲江州刺史。祿奉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

不送不迎。不見吏人。不談世事。此何意耶。

中王琨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孝建中爲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順帝卽

位進右光祿大夫及帝遜位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齊高帝卽位加侍中卒年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此今之廉吏必不出口

中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勅曰

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尋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開墾安集不是一味清所著廉吏論史不載

下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

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中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遷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獻乾薑可能也不殺晉熙不食而死不可能也

〔中〕褚炫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齊臺建爲侍中，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卒無以殯。歛年四十一。

贈太常謚貞子

風節大勝彥回

下張緒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少知名清簡寡欲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建元元年爲中書令及立國學以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武帝卽位轉吏部

尚書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後復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物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髮上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簡子

蕭然直視不以經懷竟日無食門生辦餐何其澹遠

中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人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叅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畱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隆昌元年卒遺

令薄葬謚曰簡

謝禋婚去沃郡有品

中何敬叔

何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廉而奇偶一爲之則可

上任昉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知名。梁臺建，禪讓文誥，皆昉之筆。昉孝友純至，每侍親。

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

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孝友慈惠自其天性○去郡無衣徒行決訟古之太守風尚如此

下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後仕梁累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天監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

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宐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累官尚書右僕射。尋加中書令。後以脚疾求解內任。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

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籍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宐。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

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尋卒帝聞流涕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肅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宐及公事二語佳然其言曰吾亾後亦是傳中一事及爲長書戒子媿媿攤浪不免噉名

下庾萼

庾萼字休野新野人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萼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勅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萼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

履歷傳
南朝
三十一
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匹。穀五百斛。

中傳昭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齊明帝時爲中書通事舍人。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梁臺建。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

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側。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謚曰貞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是闕寂清異人○埋肉餒魚觸鬼兵飄聽事皆異

中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齊明帝時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

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東昏侯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邱師施亦廉潔，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中孫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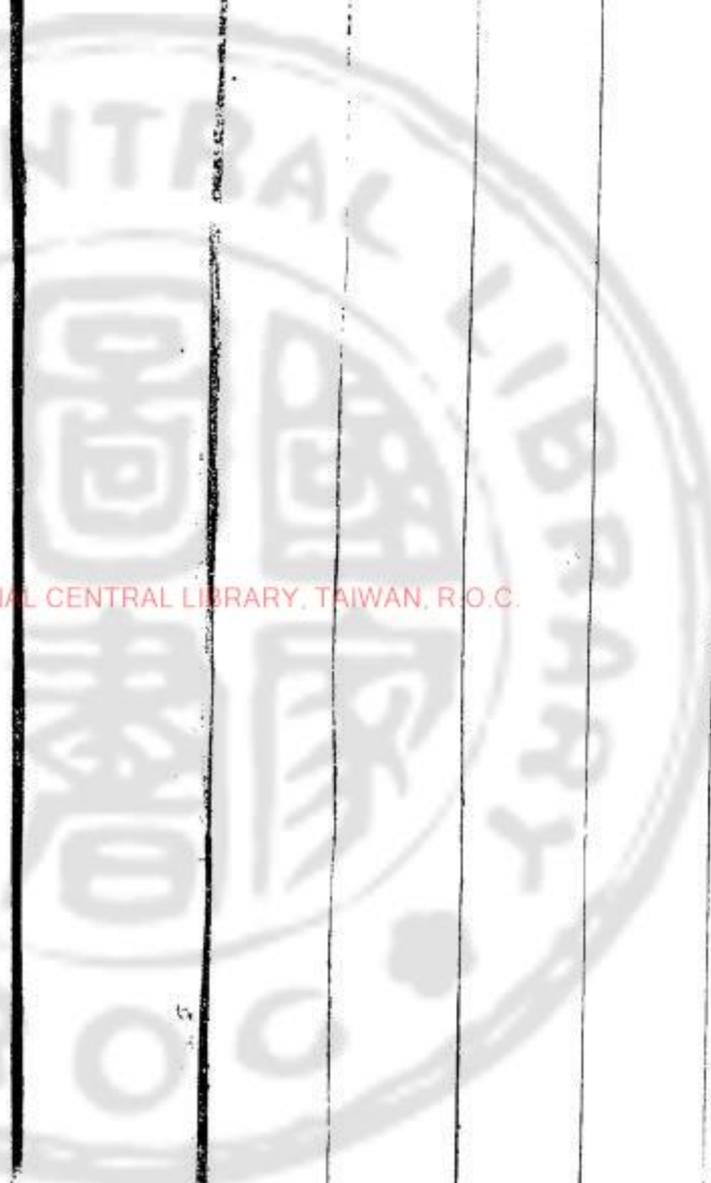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

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累遷左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後仕梁，累官零陵太守，徵爲光祿大夫，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天監十五年卒，年九十二。

孫之懷蠻獠，范之散山寇，皆清感也。蚊蚋不侵，夜異哉。

中明山賓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七歲能言立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遽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歷官假節攝北兗州事普通五年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明山賓僧紹子也立詣質心自饒清上與斤斤廉性不同

中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

歸環堵不免饑寒卒於家

飲酒醇旨號顧建康

下裴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後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又掌中書詔誥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爲之流涕

寒俊

上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嘆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

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恩厚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

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革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

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舫。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舫。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後。徵。入。爲。度。支。尚。書。革。性。彊。直。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

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節似蘇武。諡似韋孟。清嚴彊直。不似齊梁間人物。

下樂法才

樂法才字元備南陽清陽人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外尋卒

下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少清介，有志操。舉秀才爲廷尉正，累官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卒官。無衾，以斂。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中書通事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

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喪母，免喪後不復娶。卒無子嗣。

矯矯立名之士，至怒杖門人不娶絕後，恐乖人倫。

中劉杳

劉杳，字士深，平原人。懷慰仲子，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爲宣惠豫章王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諸人，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爲餘姚令，在縣清潔，有惠政。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累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卒歲。遺命還葬舊墓，隨得

一。地。容。棺。而。已。著。書。文。集。有。五。十。八。卷。行。於。世。
博。學。高。行。亦。有。政。

中庚黔婁

庚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仕齊爲編令治有異績縣有猛虎皆遠去徙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父病二日矣醫云須嘗其糞甘苦甘則弗瘳黔婁嘗糞甘心愈憂每夜悲泣禱於北辰忽聞空中語曰徵君數盡矣以汝誠禱得至月晦父果於晦日亾服除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

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意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遷散騎侍郎卒

有至行

中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爲後軍行參軍時帝溺情內教馭下太寬遂生貪穢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帝雖不能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路津不忌憲綱俠藏亾命祖深搜檢姦惡

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媯餉一蚤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

公嚴清刻，四字盡祖深爲人讀，其封事令人毛骨俱豎。

中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梁武帝踐祚，爲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

諸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爲東陽太守，豪右

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以俠骨爲廉吏，又是一種

中蕭勵

蕭勵字文約、梁武帝從弟也、居父母之喪、哀毀過禮、襲封吳平侯、悲慟哽咽、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斫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鱮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

見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

倦。徵爲太子左衛率，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懷來海船資，助軍需，能惠能義，俱從廉生。

中蕭藻

蕭藻字靖藝，長沙宣武王懿子也。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

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不食而薨。

殺貪散財，屏居謝客。此處亂之明哲。

上孔奐

孔奐字休文，琇之曾孫也。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侯景陷建業，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張種守。

制並以孝聞。陳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羶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

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大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加侍中。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累官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尋改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抗身全衆，居亂終喪。贍孤寡，正朝廷，非僅僅儉約之節。

下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仕梁，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後兼尚書駕部郎。至陳後主，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亾入隋，累官秘書丞、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

葬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嘗讀藏經將終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此冷禪

中褚玠

褚玠字溫理炫之曾孫也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

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畱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鞭顯文去官畱縣種蔬可觀

中阮卓

阮卓陳畱尉氏人也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隨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致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服其廉歷官德

教殿學士、通直散騎常侍、南海王府咨議參軍、陳
亾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邁疾、卒、

有至行



廉吏傳目錄

北朝

崔宏

長孫道生

高允

胡叟

沈文秀

元雲

韓麒麟

平恒

崔挺

劉懋

盧義僖

鹿念

元順

盧景裕

常景

羊敦

李元忠

郎基

袁聿修

石曜

賀蘭祥

裴俠

唐瑾

廉吏傳

北朝

下崔宏

明武林黃汝亨輯

崔宏字立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初爲秦陽平公融記室。秦亾，避難齊魯之間。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有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

爲意妻子不免饑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及至，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歷官吏部尚書，勢傾朝野，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肉。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宏悉能言之，甚合上意。未嘗謗忤旨，亦不諂諛。阿容後，賜爵白馬侯，歷事太宗，累官天部大人。

進爵爲公，卒於位。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曰文貞。儉約不聞幹略。

〔中〕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代人也。忠謹篤厚，魏太武征赫連昌，道生爲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疆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

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
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
浩廉如道生道生薨年八十二謚曰靖與從父嵩
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上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少孤夙成有奇度崔宏見
而異之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
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
門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
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神麈三年陽平王
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表允
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

穢得罪唯允以清貧獲賞府解還蒙教授學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允叅其軍事涼州平賜爵汝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等共定律令及崔浩被收允抗言臣與浩同罪幾及禍賴東宮營解得免高宗卽位允與有謀朝臣皆受優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

類也允屢諫諍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後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縑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允固讓不許初與允

同徵者多至通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焉高宗崩顯祖居諒闇文明太后引允入禁中參決大政遂詔郡國立學後允以年老屢上表乞骸骨詔不許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允涕泣諫乃傳位於高祖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尋進爵咸陽公授使持節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章十餘上卒不聽遂以疾

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又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尋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雖處貴重志同貧素十一年卒年九十八詔給絹布綿錦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

蒙賚者莫及焉。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謚曰文忠而不伐，諫不爲名五十餘年，歷顯貴諸子樵采家，無官爵。此北朝第一人。

中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少聰敏，學不師，受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後入漢中，隨宋梁秦二州刺史吉翰入蜀，多爲豪雋所尚。時蜀沙門鳩率僧旅，幾於千人，鑄丈六金像，宋帝惡其聚衆，將誅之。叟爲赴丹陽，啓申其美，得免焉。沙門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曰：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後西入沮渠，遂歸。

魏拜虎威將軍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不治產業常苦饑貧恒乘一牴牛敝韋袴褶而已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受高閭曾造其家值叟裋褐曳薪從田間歸爲閭設濁酒蔬食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活千僧不受德裋褐曳薪侍妾跛眇俱可觀

下沈文秀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初爲郡主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輟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爲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爲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

一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年六十一
持節不拜如不拜官竟是蘇武

中元雲

元雲魏任城王也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
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
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
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臣欲禪位於京兆
王子推雲力諍於是傳位高祖後仇池氏反又命
雲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
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

不許雲悲號成疾乃許之雲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累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畱心庶獄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遺令薄葬勿受贈襚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謚曰康

有至性善撫綏

下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幼而好學父亾在喪有禮鄉邦稱之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畔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陳時務言俱切中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六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安東將軍

燕國公謚曰康

置律令坐傍真是君子懷刑

下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鈎
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
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
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
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
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
祕書丞太和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幽州刺史都昌

侯謚曰康

著書

上崔挺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三世同居門有禮讓
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
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
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
之貧困不爲畜積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歷遷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
重制一人逋亾合門充役挺上書諫得止後遙授

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四年卒於位年五十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挺歷官二十年餘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

友于兄弟遺愛吏民至諸子推其素心贈賄都却清風遠矣○九十老人奇

中劉懋

劉懋字仲華，彭城人也。聰敏好學，多識奇字，性沈厚，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爲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累官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卒，家甚清貧，亾之日，徒四壁而已。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立考功法撰物祖惜乎不見其書

上盧義僖

盧義僖字遠慶范陽涿人也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志性少爲僕射李冲所嘆美起家祕書郎歷中散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旣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

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侍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歷官衛尉卿、都官尚書、左光祿大夫。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與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散秩多年澹然自得，后勅停婚，夷然自居，非獨性儉，真有雅尚。

下鹿念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念大怒，卽停舟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還。後爲御史中尉，累官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念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

中元順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子也。時四方無事，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惟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審諤澹於榮利。於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累官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瑄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

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諭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亾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匹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

讀書有直節○令史裂裳黃門聲散亦足見僕射

中盧景裕

盧景裕字仲儒、范陽涿人也。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天平中，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修，驛馬特徵，使教諸子。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義，理精微，吐

發閑雅從容往復無際可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嘗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澹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

經明行修進退恬澹

下常景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少聰敏初授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累官幽安立等四州行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景自少至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

才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乃率朋輩各出錢千文、爲景買馬、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奉無餘、家徒壁立、宐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

貪書

下羊敦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

採藕根而食

上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舉義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

過升斗而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儋石。室若縣罄。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綃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蓑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

相顧嘆息而去。大餉米綃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領衛尉卿。尋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

舉義討亂。擅出十五萬石賑貸。披藿出妻。俱豪傑之槩。不是酸儉。

中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

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樞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泣

上袁聿修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也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累遷司徒左長史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爲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修爲尚書郎十

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
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
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
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今
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
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
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
清卿矣後入周位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加上儀

同累遷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

昔爲清郎今作清卿○御史不到信州如此高
風今亦難得

中石曜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歛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出於吏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後終譙州刺史著石子十卷

廉有風節

中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周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尋進爵爲公，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頗有惠

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徵還拜大將軍魏孝閔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武成初討吐谷渾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爲洮州進封涼國公保

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

立功

上裴俠

初名協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歷官義陽郡守、左中郎將。從孝武西入關，賜爵清河縣伯。後事周文帝，以沙苑之捷，進爵爲侯。後除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時旣積
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
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
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
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
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號爲獨立使君撰九世
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
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

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
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
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
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
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將復何言鳳
等慚而退累遷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工部中大夫俠嘗卧
病大司空宇文貴小司空申徽並來候俠俠所居

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賜田十頃。武成元年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

獨立使君○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是廉箴。

中唐瑾

唐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帝聞其名，乃貽瑾父求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誘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於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

後爲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帝自謂得人號爲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旣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

實密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累官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於位贈小宗伯謚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閒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畱遺子孫者並燒塉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廉而方

廉吏傳目錄

隋

韋師

侯莫陳穎 梁毗

柳儉

劉曠 骨儀

房彥謙 敬肅

隋統壹六朝席富盛前代無比平陳以後淫侈
亡度皇綱不正文武將吏贓穢之響相屬糾檢
不勝以廉著者寥寥八人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吏傳

明武林黃汝亨輯

隋

上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少有至性初讀孝經
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
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
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

後爲主簿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於官謚曰定

軍旅中爲廉士○能知蕃夷山川國俗

中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武川人也魏大統末以父崇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受禪累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治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

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煬帝卽位，徵歸京師。數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復拜穎爲南海太守。後四歲卒。於官謚曰定。

吏嶺南閩越者多不廉，今尤比比，是以取穎。

中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周武帝時，封易陽縣子。累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遷治書侍御史，轉雍州贊治。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

身身傳
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
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煬帝卽位
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
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之毗
憂憤數月而卒

對金慟哭蠻夷感化

中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爲人有局量立行清苦
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
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未幾出
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
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蜀王秀時鎮益
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
及蜀王得罪儉坐免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

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大。業。末。唐。兵。尊。立。恭。帝。儉。縞。素。南。向。慟。哭。旣。而。歸。唐。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
訟。獄。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今。人。罕。見。

中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奉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帝召見。獎諭。擢拜莒州刺史。

循吏

中骨儀

骨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於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

中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七世祖遷於齊、因家焉、
彥謙天性穎悟、年七歲、誦數萬言、丁所繼母憂、勺
水不入口者五日、遇期、幼之喪、必蔬食、終禮、其後
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年十八、
齊州刺史廣寧王孝珩辟爲主簿、在職清簡、州境
肅然、開皇中、爲監察御史、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
後徵拜司隸刺史、大業九年、從駕渡遼、監扶餘道

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出爲涇陽令，卒於官，年六十九。彥謙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奉祿，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至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常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中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大業五年，以潁川郡丞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

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時年八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吏傳目錄

唐

溫彥博

屈突通

皇甫無逸

李襲譽

張玄素

李素立

岑文本

賈敦頤

阿史那社尒

韓思彥

韓思復

蘇瓌

張嘉貞

崔玄暉

李尚隱

裴寬

楊瑒

蘇頌

盧懷慎

王丘

杜暹

陸景倩

盧奐

元德秀

劉晏

鄭虔

歸崇敬

班宏

段秀實

楊綰

常袞

顏泉明

李勉

趙憬

韓滉

王緯

李巘

薛珏

陸贄

陽城

范希朝

馮伉

孔戣

郗士美

楊於陵

程异

韋丹

李夷簡

裴玢

韋夏卿

崔戎

韋貫之

錢徽

何易于

李景讓

韋表微

宋申錫

蕭倣

韋正貫

劉瞻

司空圖

唐三百年間之名臣將相多矣貞觀開元而後

唐史傳
目録
禍亂迭作於時忠公強幹才略之傑檢其以廉
著者傳焉如張玄素陸贄劉晏李勉輩其尤也
合之得六十一人僧孺失維州構黨禍與盧杞
險陋兇殘罪差減然以列於廉吏吾竊恨之

廉吏傳

唐

中溫彥博

明武林黃汝亨輯

溫彥博字大臨并州祁人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
林郎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
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
書舍人遷侍郎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

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
貞觀四年累遷中書令封虞國公彥博善詞令每
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雅人皆
拭目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
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
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
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
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

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謚曰恭

當彥博兵敗被執突厥知天子近臣數問唐兵
多少及國虛實彥博寧死不對憂囚陰山自分
其必死矣豈有虞國公之望哉嗚呼此所以官
登令僕而家無正寢也

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勲績茂著、累官左驍衛大將軍、關內討捕大使、及高祖起兵、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畱兵圍之、遂率大軍濟河、通大懼、乃畱郎將堯君素守蒲、自引兵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後勢蹙、被擒、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

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日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累官工部尚書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

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武人耳清白死不變以此亦見魏徵知人匡主

下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也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累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

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小心人

皇甫無逸。斷帶爲炷。市必他境。果哉。硜硜君子。

陋之及讀唐書。乃得其故。當神堯時。屢爲仇人所誣。幾至族滅。賴天子明聖。連斬告者。亦危矣。嗚呼。君子不幸。而當此以策數馬之意。又安可少乎。

中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
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高祖定長
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拜潞州總管有功累
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
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
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
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

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後坐事廢，爲民流泉州卒。

平心人○語子孫不矯矯

上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太宗卽位，問以政，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力諫，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直，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

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立素再上書極諫。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被陷小吏千餘人號泣請代死。○非小廉能得此。○論事有回天之力。

中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領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

素立止受酒一椀歸其餘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
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永徽初爲蒲州
刺史將行還所儲糝並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
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中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
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
對哀暢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
直性沈敏善文詞多所貫綜蕭銑僭號召爲中書
侍郎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止
之孝恭喜署別駕從擊輔公祏與徽符進署行臺
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以李

靖薦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
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
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十人泚筆待分口占授
成無遺意遂代師古爲侍郎專掌機要封江陵縣
子。是時魏王泰有寵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諫。帝
善之。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甲兵
之料。配差叙籌。不廢手。由是神明頓耗。帝曰。文本
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年

五十一。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
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幃。帝事母
孝。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
稱其忠謹。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
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
弔。不受慶。或勸其營產業。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
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
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

家事。

以身殉官以廉謹殉身

中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歷數州刺史資廉絜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爲刺史也後爲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弟敦實爲洛州長史亦清靜寬惠洛

人懷之。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上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

其廉常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孝恪之在軍
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之
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累官右衛大將軍永徽
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
元

中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巡
察劍南益州高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
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乃請輟訟嘗使并州
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歾
武后爲請而免爲諸武及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
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

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放
蹟江淮間。久之，召爲御史，出爲江都主簿。徙蘇州
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
其間，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匹，不受。時歲凶，家窶
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
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
蹈舞，又詆外戚擅權。武后惡之，被劾，出爲朱鳶丞，
遷賀州司馬卒。

劾武氏釋尉遲子姓寃廉吏之有氣諛者

上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復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
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母爲語父亾狀感咽幾
絕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
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
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
參軍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
薪自給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

遣使分道捕瘞，思復非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遷御史大夫，徙太子賓客，累遷吏部侍郎，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復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上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補恒州叅軍。居母喪，哀毀加人，舉孝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叅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率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

安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
下亾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廝蔽瓌
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檢租調以免勞弊神龍
初入爲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
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畱守京
師中宗復政妖人祕書員外監鄭普思支黨徧岐
隴相煽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
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不悅

司直范獻忠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
天子罪大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等皆頓
首謝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
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
晉卿嘲之帝嘿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今粒食踴
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
進燒尾帝崩遺詔相王以太尉輔政宰相宗楚客

等附韋后欲削去環爭不得稱疾不朝是月韋后
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
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
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環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
當世利病甚多開元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
廟子三人頰有父風

蘇氏父子爲相俱廉儉有幹濟而文貞操更著

中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
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
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
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
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
嘉貞所爲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
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拜監

察御史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
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
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時
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
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
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
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無由聞天
下事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

臣不肖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第
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
論者恨其不裕出爲幽州刺史踰年爲戶部尚書
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明年坐與王守一善貶台州
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以
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
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

也。或時以此失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子延賞。延賞子弘靖。皆至平章事。時號三相張家。

嘉貞對元宗言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又曰。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皆格言。○嘉貞之進與馬周等

玄宗時自請作相。壯哉言乎。至幽州召還。賜宴中書府。以夙嫌慢罵張燕公。褊矣。何與請赦。上變者之反也。

上崔玄暉

崔玄暉本名暉博陵安平人也舉明經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宐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立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

食無他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焉當時稱重立暉終始一節風貽子弟賢母之教焉可誣也武后還舊官亦自解人

五王提禁旅誅雄狐唐社稷殞而復建不媿平勃矣及爲奸臣淫后所逐一時貶歿桓彥範最酷爲周利貞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袁恕已飲野葛數升不歿歿于擊敬暉亦利貞所害

獨張柬之及玄暉道病先歿反若天幸論者以爲除惡不盡卒受其亂是也以愚觀之天將以開隆基而又何五人之恤哉

上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時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疆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

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累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蒲州刺史河南尹以失覺妖賊左遷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畱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凡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唯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

劾罪雪寃二事俱有功行

下裴寬

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

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爲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天寶初，由陳畱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夷夏感附。三年，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李林甫所搆，連貶安陸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

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異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裴寬之瘞鹿華子魚之揮金一也。君子不貴以矯世，則可矣。史稱寬彊直，及爲林甫所貶，羅希奭旣殺李適，亦過安陸，將殺寬，寬叩頭祈哀，乃

去懼終不免丐爲浮屠烏覩所謂鬚眉丈夫哉

上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初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歛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由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

爲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元宗直之爲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嗾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本州刺史，後入爲國子祭酒，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若有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不肯立碑，足以媿今人。」

中蘇頌

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再舉賢良方正異等，爲監察御史。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頌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在禁筦，朝廷榮之。元宗平內亂，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後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

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頰及又何愧前人哉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卒年五十八帝哭之於洛城南門贈右丞相謚曰文憲頰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

千言覆誦百緒無差翰苑中稱才

中盧懷慎

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歷官黃門侍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祿賜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猶寒饑赴東都領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席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

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憚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畱儲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後帝校獵鄆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庠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懷慎生不能飽妻子歿不能辦喪事可得謂詐清乎其與姚崇同相元宗自以才不逮每事推而不專可謂有休休之風矣世儒不見全史沿聞伴食一語多羞稱之不知模稜伴食皆當時輕薄子所構不可信趙璟陸贄同列以贄才高每事不讓卒去之以行其志此可爲不伴食也

哉

上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爲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丘比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爲刺史重其選以革頽弊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

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開元十三年。帝東巡。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帝嘉之。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知制誥。歷御史大夫。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旣老。藥餌不能自給。帝嘆之。以爲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年卒。謚曰文。帝所過。無他獻。老不能給藥餌。

上杜暹

杜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

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戒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昇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徃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

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于闐遂安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罷爲荊州都督歷魏州刺史太原尹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謚曰貞肅帝勅有司改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壘壘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

陽受而陰埋之出境移文此等作用非拘拘廉
守

中陸景倩

陸景倩、蘇州吳人、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
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
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上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蚤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于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内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恠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汚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

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
盧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盧奐父子清白爲時名臣弟奕以忠死與二顏
段太尉比節嗚呼盛矣及奕子杞奸邪誤國爲
唐大憝有性善有性不善直其然乎然杞亦清
介爲時所稱此其貪殘甚于貪污不可不論

上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
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亾
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
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
秀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
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能食乃止旣

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亾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袂歌于薦于于薦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殺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篋瓢而已門弟子喬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謂過禮

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兄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歿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吾兄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元事德秀及卒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人不名謂之元魯山

河內人其塗炭乎此聖主語

上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曰卿朕之鄩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殿最分明下皆懼伏晏在位佐軍興實國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筭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卽日剖決無畱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朝楊炎執政以宿怨與荆南節度使庾準誣晏謀作亂與朱泚書語言怨望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歿年六十五天下以爲寃時簿錄其家准

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與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後贈鄭州刺史加司徒

晏理財清忠古今絕稱而以誣死豈曰有天其得用事展才妙在遺書元載而卒以此致炎怨甚矣權門之不可濡足亾論私潤卽爲公家事亦宜戒也論至此孟子枉尺直尋之不可不得日之爲拘腐○天下金穀皆在掌握而錄其家僅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非小小廉介

晏之功新舊史皆言之有陳諫者著論以爲管蕭之亞信矣故不論論其軼事楊炎之殺晏也雖爲元載報讎尤以同官吏部時已爲侍郎晏爲尚書而盛氣不相下一旦作宰相遂殺之耳及後炎自門下遷中書而盧杞代居門下同執政以杞無文學貌陋不與會食杞亦恨誣以異志俄貶崖州亦死于縊炎之所以殺晏杞之所以殺炎何其符歟然杞所殺最多罪過于炎雖

貶而卒以良歿何哉

上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

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徃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使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虔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爲台州司戶參軍事。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

寡無不詳。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竊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死矣。故

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鄭虔受知明皇帝書法詩畫稱三絕使少念脂膏不寒餒死矣世多訾其爲祿山市令嗟乎人各有能有不能何必殺身成仁乃君子乎且當時死節之臣無如顏太守而祿山過常山時亦嘗謁道左賜紫袍時未可以死也虔之密章靈武何可量哉

中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爲主客員外郎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

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唯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累官工部尚書，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所論撰數十篇。

中班宏

班宏，衛州汲人。天寶中，擢進士第，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有以左道謀作亂者，事洩，誣引屯將衆，洵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大曆中，累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其子惟岳匿喪，求節度使，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旋進吏部，貞元初，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又以尚書副宰相領度

支竇參與參不合參讓使宏判度支以爭職領爲
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張滂所讒於是移病歸第
宰相因奏班宏張滂分掌財賦如劉晏韓滉故事
尋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宏清潔勤
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劉晏韓滉班宏相繼領度支河渭以東江浙以
西財賦倍萬盡出掌握而三人者又非儒雅道
德之士如是而不染愈難矣張滂言宏爲度支

使不一歲家輒鉅萬豈其讒人之言乎史官稱
宏清潔吾從史

上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者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揆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爲安西府別將常從大將高仙芝封常清與虜戰功多後爲安西節度使李嗣業判官嗣業卒衆推荔非元禮爲帥奏擢秀實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

多死、唯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遂更推
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
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
邠寧、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屯奉天、仰
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
剽掠、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乎、遂知行營事
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尚書領節度使、屯邠州、士放

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乃自請爲都虞候、俄而
晞士入市、刺酒翁、秀實立取、斷首置槩上、植市門
外、一營大譟、秀實選老嫠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
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
者愕、晞出、因喻晞以郭氏功名、所係晞再拜謝、乃
曰、敢謹者死、邠由是安、後馬璘代孝德、每事咨問、
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以故赴難征伐、數
有功、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璘卒、一軍

宴然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千吐番不敢犯塞秀實在鎮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大曆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慰賚還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恨秀實異議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見大喜秀實因說泚迎乘

輿泚不應秀實乃與將軍劉海賓等謀誅泚事洩因泚召計事遂戎服往語至僭位奪賊相象笏奮擊泚中顙流血遂遇害年六十五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已而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爲言於帝及涇卒亂皆如其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

忠烈帝還京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
世儒不讀全史偶見太尉奮擊賊泚以爲忠勇
人也柳宗元所狀逸事亦不具論蓋以佐史官
之不及耳當徙涇州時別將王章之謀乘夜作
亂而太尉陽怒鼓人遷延數刻以俟其節遂四
鼓而曙及馬璘死令家人宗族賓將吏卒各哭
其所不得居喪側離立者皆捕治謀追賊將韓
旻時倒用司農印皆古名將所未有其他奇謀
大略俱不在李郭下嗚呼廉與不廉何足以論
太尉要之全德更難矣

廉吏傳

唐

上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少孤家素貧事母甚謹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元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

明武林黃汝亨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靈武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孝廉力田等科俄遷吏部侍郎品裁清允是時元載秉政疏忌綰授國子祭酒帝知之以爲太常卿充禮儀使及載誅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綰固讓不許綰因以天

下爲已任奏罷諸州團練使官號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又言刺史不稱職及贓罪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及增京官俸又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卽日召拜刑部尚書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於

時釐補穿敝唯縮是恃未幾薨帝驚悼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縮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詔百官如第弔哭賻賵優渥謚文簡縮清儉簡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親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未嘗一及榮利初拜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從馭百數省損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絕清澹人不但廉也其作用俱從廉生故務減不務增○子儀撤座中聲樂至清感人亦子儀盛德事

中常袞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遊
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累遷中書舍人魚
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
不宐以宦官領時回紇有戰功得畱京師益驕悍
數與軍人格鬪至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
宐早防遏恐其變不細又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者
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

祖碎琥珀枕。今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類出於民。是歛怨媚。上空斥還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官劉忠翼等權震中外。有所干請。袞皆拒。郤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會綰卒。袞始當國。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袞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

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却進獻。與拒。却宦官皆今時所難得。又以文采興閩學校。而以清儉自賢。務苛細。非宰相之器。

也

上顏泉明

顏泉明太子太保忠節公杲卿子也。有孝節。初杲卿謀以常山起兵討安祿山，使泉明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及還，未至而常山已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及思明歸國，而族父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

復失之。袁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也。分樞還長安，履謙妻疑歛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奏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飣粥不給。無愠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上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尉，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歷汾州刺史、河南尹、江西觀察使，入爲京兆尹，尋拜嶺南節度使。先是西南夷舶歲至纔四百，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柁居官久，未嘗飾。

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犀、珍、投江。中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歿，表勉爲代。從之。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汧宋河陽等道都統。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詔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

躉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年，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歿，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此忠肝義膽人

中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也。憬志行峻潔，不屑銜。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薦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嘆美，試江夏尉，累遷湖南觀察使，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

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竇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數稱疾及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歛寬刑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然之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立身正家匡時俱以廉約

上韓滉

韓滉字太冲京兆長安人父休元宗時爲宰相方直峭鯁尋見罷滉以蔭補官爲人彊力嚴毅明吏事簿最詳緻累遷給事中尚書右丞連知兵部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嚴密儲積豐實德宗立有言滉掊剋者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

身
月
月
一
一
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
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
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遣米饋
防援皆有法，盜不敢近。貞元元年，詔加檢校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議
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滉公
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
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

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
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
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
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
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
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
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
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

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乃止。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久居重位，清儉疾惡，不爲家人資產，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遊皆天下豪俊，晚節稍苛慘，彊肆，故論者疑其飾情。

公忠清儉○

衣茵十年一易絹裙破然後易有晏子之風

中王緯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判官。嗣恭欲殺泌，緯護解得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會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黃門要地，獨不可畱。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奏蠲韓滉時罰錢未入者。

十八萬緡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不可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深刻吏督察其下

清惠○刻

中李嶽

李嶽嗣封吳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畱儲公卿合賻乃克葬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

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簡廉肅參聞

上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竒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

唐書傳
事時皆避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從狩
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
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帝寵遇甚渥而
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
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但爲中書舍人俄以母
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
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以權知兵部
侍郎復召爲學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

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
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帝用裴延齡而贄上書苦
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尋貶忠州別駕贄旣
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
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順宗立
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議
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贄有助焉贄在

位言事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卹乎

宣公忠讜戡難匡王賢愚皆知之其被放闔戶
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可爲賢者明哲之法
○嘗記高歡歿侯景畔諸將非慕容紹宗無可
遣者而舉朝疑之獨陳元康以屢受饋遺料其
必至嘗嘆服元康以爲有宰相之略杜預通經
學古爲晉儒宗亦饋遺洛中權貴經營天下者

其妙用固如此乎及讀陸宣公翰苑集德宗見
贄清慎太過諭受鞭靴而贄上疏極論以爲鞭
靴不已必及金玉因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
與交通何能中絕其意不覺喟然而嘆也嗚呼
吾于贄見聖賢之學矣

上陽城

陽城字允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有爭訟者不詣官而詣城歲饑屏迹不過

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
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
受山東節度府闡城義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
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
鄭俶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乃舉縑與之李泌爲
宰相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
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縉紳想見
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歿職及受命

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
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居位八年人
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
言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大怒欲
抵城罪皇太子爲開救得免然帝欲遂相延齡城
顯語曰延齡作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
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尋出爲道州
刺史至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

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順宗立

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陽城力諫後世所知至八年不言人莫能窺其際其默不可及也新唐書載城卓行甚多至揣客欲言諫諍事輒飲以酒或先醉卧客懷中此嵇阮之襟與關龍逢之肝膈與異矣哉第其兄弟皆不娶不若元德秀有兄嗣非義之正也然不可謂非第一流人

上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權。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貞元末，諸鎮率

不修職自述職者希朝一人而已。歷官朔方靈鹽節度使、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不納長帥駝馬廉而無幹者，不能用沙陀戰有功幹者，可能自述職者，希朝一人。真稱空谷足音。

中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滑，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召領國子祭酒。卒，年六

十六贈禮部尚書

只不受帛一事受主知

上孔幾

孔幾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擢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慷慨好論事有不便者無所不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奪尹三月俸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幾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

蕃船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戮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爲海道。歲一徃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戮一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

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戮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爲尚書左丞。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

歷覽古來廉士。大抵隘狹自賢。或汙人以著其潔。爲矯激行者多矣。孔戮何不然也。韓愈稱其

守節清苦議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
愈豈輕許人者哉

上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頴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後歷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

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及討王承宗諸鎮兵十餘萬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除費罷餉有略有功不媿父執

中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以女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於陵以親嫌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滉卒乃入爲鄴部員外郎忤宰相意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還遷吏部郎中出爲絳州刺史德宗聞其

名雷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入爲京兆尹元和初出爲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以飛語聞京師有詔罷歸遂振領畱事笞吏剔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

錢邪宰相裴垪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俄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蔡高霞寓戰敗委罪於陵帝怒貶郴州刺史尋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穆宗立遷尚書爲東都畱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

廉而正

中程異

程異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王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異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異起痕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時方討蔡異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

以羨羸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
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至宰
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卒贈尚書
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畱貲世重其廉云

程异爲二王所引又以錢穀終其身世儒弗深
考多訾之嗟乎惡知其廉若此也八司馬皆俊
偉豪桀扼腕大曆之政欲速其功所謂年少氣

銳之過而無自湔洗寃矣史稱王伾通天下賂
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竅以受使不可出則夫
婦寢其上嗚呼异豈斯人之徒歟

上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復舉五經
高第累官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
中兼御史中丞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官十員
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安上
請安有貿官受錢卽具疏所以帝以爲賢命有司
與其費因著令未行而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

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種茶麥興學校仁化大行順宗立遷河南少尹拜諫議大夫言事謬謬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乃授丹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教人爲瓦屋民無火憂置南北市營以舍軍又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始去汗渫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杆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罷官待辨以疾卒年五十八家無剩財後使者按驗所告皆不實詔答卒流嶺南宣宗時詔江南西道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於石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若丹者可謂以天下爲已
任矣韓愈稱其爲民興利如嗜欲至矣哉

中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以宗室子補鄭丞尋棄去擢進士
第中拔萃科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冒
沒於財發其貪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
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脇仰給度
支後死亡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支苟
軍興可乎奏罷之三年徙劍南西川十三年召爲

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裴
度當國夷簡自謂才能不及度乃求外遷以檢校
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請老
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
復以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
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
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葬
母事浮屠母碑神道世謂行已能有終始焉

求外遷辭僕射

中裴玠

裴玠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遂籍京兆歷官鄜坊節度使元和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玠爲政嚴稜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尋以疾辭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下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歷官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諫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諫大慙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

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遊終年不見喜慍撫孤姪恩踰已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多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不受干請金人能之終年不見喜慍稱知人此
真廉

上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後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亾，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廉而惠不矯激○吏民抱持取其鞞自戎始而末世遂以脫鞞爲舊規上媿心下媿足可發一

上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

甫鑄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復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以吏部侍郎罷政事出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顛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輩皆清正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爲僞辭以悅人居輔相嚴身律下以

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不見李實不許張宿銀緋不受縑銘墓此三事
今之時流易坐可以爲法

上錢徽

錢徽字蔚章，吳興人。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入爲左補闕。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雖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諫罷之。帝密戒後獻者毋入右銀臺門。

以避學士。後爲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渾之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奏徽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辨證邪勅子弟焚之。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餘人繫訊。徽按其枉。

悉縱去。數日舒州獲巨盜，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饋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轉湖州，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性廉介，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

康夏傳
取之在義不在官

下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

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
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
勅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鬪者易于
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
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
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
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賢矣夫吏有體臣有道未之聞

也禮不齒路馬與蹙其芻而乃焚天子詔邪身
引刺史舟嘻其甚矣

上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

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西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絜

亾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成廉子、至鞭背定軍、豈婦德能及

中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羈州能屬文、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耳、俄遷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與善者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久之遷中書舍人、文宗立、進戶部侍郎

尋以病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笑語無間然尤好春秋著三傳總例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中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初議抵死朝臣力請乃貶申錫開州

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寃初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憫竟卒于貶所有詔歸葬後李石因召對白其寃仍追復舊官錄其子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不密害成清而賈禍王璠可恨

中蕭倣

蕭倣字思道後梁明帝之後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給事中劾奏無所回時推其直後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藥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時懿宗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倣力諫累官義成軍節度使有治績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封蘭

陵縣侯年八十卒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
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
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
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惹苴嫌
乎倣乃止

還厨槁梅似過不欲開取端也其子亦狷有識

下韋正貫

韋正貫字公理京兆萬年人以蔭爲單父尉不得
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
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
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
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
正貫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
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

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
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葬
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居嶺南多以廉著水清見魚

中劉瞻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累遷
翰林學士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
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
皆依違無敢言卽上疏固爭言宗紹窮其術不能
効情有可矜帝大怒卽日賜罷累貶驩州司戶參
軍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瞻之

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改期由它道而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奉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始終完潔

諫官不言而獨言之亦賢

上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歷遷禮部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歿溝中圖不應遂奔咸陽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後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因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

墮笏趣意野。耄璪知無意于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歿一致。我寧暫遊此中哉。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有王蠲之節
○又任達

廉吏傳目錄

宋

范質

曹彬

郭守文

袁繼忠

張鑄

沈倫

劉溫叟

賈黃中

呂端

雷有終

畢士安

王旦

曹修古

杜衍

范仲淹

石介

王質

包拯

胡宿

趙抃

彭思永

張載

畢仲游

劉恕

程珣

陳師道

柳植

朱震

張九成

高登

楊簡

朱熹

熊克

趙汝愚

牛大年

王萬

王阮

徐鹿卿

趙逢龍

程公許

陳宓

徐經孫

孫夢觀

徐僑

李韶

歐陽守道

楊文仲

陳蒙

常棣

趙宋仁厚開基諸儒輩出學術人品粹然一軌於正所稱廉者有剛直孤介而無奇詭谿刻之行如呂正惠范文正趙清獻表表人倫合之得四十九人

廉吏傳

宋

中范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仕周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宋初加兼侍中乾德初進封魯國公二年罷爲太子太傅尋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爲悲惋罷朝贈中

明武林黃汝亨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令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
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
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
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
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

遺戒勿請謚勿刻墓碑此范文素不可及與安
冀身後名者霄壤矣然質所以不請或自反移
禪時與陶穀共事邪此政不可及○今之子孫

不量動爲祖父乞謚而招訾議者當以此公爲
法

上曹彬

曹彬字國華正定靈壽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周祖受禪召歸京師累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五年使吳

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于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畱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遷引進使。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太祖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敢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懼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德初，爲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

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爲都監，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構亂，彬復破平之。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廉謹清介，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西征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伐江南，詔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自荆南順

流而東克池州八年進克潤州遂下金陵與諸將約誓不妄僇一人及班師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尋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侍中尋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與潘美等北伐失律軍敗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平盧真宗立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

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言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廉仁之將其居功退讓識量在寇萊公上

中郭守文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以內職總兵討平代州之叛。後護定州軍大破遼人于蒲城。復破夏州。降銀麟。寧定西鄙。功多。拜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卒于官。旣喪月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歿。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對曰。守文得奉祿。賜賚悉犒勞士卒。歿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歎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謚忠武。

中袁繼忠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徙并州開寶中平廣南繼忠爲先鋒後奉命擊梅山洞賊破之契丹犯代境繼忠擊走之前後賜賚鉅萬悉以犒士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累官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淳化三年被命召還卒年五十五

郭袁俱得賞賜犒士

下張鑄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舉進士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累遷太常少卿及光祿卿皆避祖諱不拜改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三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得錢十萬以葬

下沈倫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于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太祖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倫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竒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居第庫陋處之晏如累官工部尚書以左僕射致

仕年七十九卒贈侍中謚曰文

獨居佛寺飯蔬食

中劉溫叟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建隆間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卽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

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以爲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遂擢炤太子右贊善大夫。

名節士○太宗信重錄其子亦自難得

下賈黃中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

黃中廉恪則亾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二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怠也。廉生于畏慎。太宗知遇亦令人感嘆。

上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官知成都府、爲政清簡、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坐事貶商州、累遷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遷諫議大夫、仍爲開封判官、時許王元僖尹開封、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

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遂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器也尋擢戶部侍郎平章事初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意相之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

持重識大體以與寇準同列已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從之太宗崩李后與內侍王繼恩等謀立楚王元佐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眞宗每見輔臣入對惟于端肅然拱揖不名又以端體洪大庭階稍峻特令梓

人爲納。陞加右僕射。明年被疾，求免不許。車駕臨問，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端久居相位，不蓄貲產。卒後，子藩等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呂正惠神氣凝重，遇事識體，捲簾引視，擔荷大事，真大臣也。

中雷有終

雷有終字道成，同州郃縣人，德驤子也。以蔭補漢州司戶叅軍。太宗卽位，召爲大理寺丞，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少府少監。累官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景德二年卒，年五十九。贈侍中。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閩，能撫士卒。豐于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

在崇仁里者、德驤所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蠲免、爲宣徽使、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

好施寡取

中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事繼母以孝、聞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叅知政事、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卒于位、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及王旦爲相、面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嘆、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

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

清慎如古人。

上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有物，恠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時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音，時當如何？」帝

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且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且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大中祥符中累爲天書儀仗使大禮使尋拜司空且柄用十八年真宗久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且以爲如何天禧初進太保復加太尉兼侍中且力求避位帝親

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官使給宰相半俸且疾甚遣內侍問者日三四帝手自和藥賜之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櫃中帝親視疾賜白金五千兩且作奏辭之藁末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卽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且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甚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文正相業多卽畱守請奏語何等識力

下曹修古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歷殿中侍御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言事忤劉太后黜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旣歿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

女不受賻最竒以此見修古

上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爲言官所奏，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以待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又進太子太師，封祁國

公行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正獻臨歿戒其子忠孝歛以一枕一蓆小壙厚冢以葬

進務薦士退不近名

上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仲淹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學舍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居六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遷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天聖中晏殊知應天府薦爲秘閣校理學者多

從之。仲淹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歷官參知政事，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爲小人所攻，自請罷政，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是時夏人已請臣，仲淹因以疾請鄧州，再徙杭州。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士多出其門，下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歿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初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在賊不敢犯。邠慶二州之人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哭之如父。

文正先憂濟世，其本色也。至今義莊義倉皆祖

之

下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卽上書言事、罷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由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著唐鑑以戒奸臣宦官宮女、杜衍韓琦薦直集賢院、會呂

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范仲淹及琦等同時執政、歐陽修等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于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反、搜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琦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掌書記龔鼎臣提點刑獄呂居簡等力保介已死、得免斲棺。介家貧甚、妻子幾凍餒、富弼

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

介有氣能文人也、顧作慶曆聖德詩、累韓范諸公幾不自保、骸骨喜聲名爲患、如此戒之、戒之。

下王質

王質字子野，旦之從子。單州單父人，以蔭補太常奉禮郎，試進士及第。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後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謂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

之黨幸矣。後以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
處侈能約載酒餞范是立節之士。

上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除大理評事
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
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
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
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
滿不持一硯歸累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後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

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
清累遷給事中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
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
峭直與人不苟合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
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
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
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剛○鈎致割牛舌者亦巧

上胡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
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
館閣校勘後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
校學者盛于東南自宿始母憂去官州人思之名
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立生祠歷官樞密副使數
以老乞身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
政不略細故民尤愛之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而

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歿以撥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于貴顯。常如布衣時。其學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有文集四十卷。

士大夫不得志。徃徃事燒煉。貪心不斷也。胡公可法。

上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遷爲右司諫。出知虔州。嶺外仕者歿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于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朝以故相守魏、林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林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叅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林屢斥其不便，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蝗及青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歷知成都、越州，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岬。提舉兩

浙常平，以便養。岬奉林遍遊諸名山，吳人以其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林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

清獻琴鶴孤標，至造百艘，給嶺外旅櫬，致仕歸。與子遍遊諸名山，不專以清峻勝。

下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官知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于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亾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于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

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饋之無所受
還金釵易事第兒時難耳墜釧不索却是量○
思未爲御史中丞時爲蔣之奇所誤誣蔑歐陽
修是識闇

上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
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
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
庸猶以爲未足也又訪諸釋老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舉進士爲雲巘令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
薦之于朝召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
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俄移疾屏居南山下終

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買棺奉其喪、還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

學本六經治法三代、豈有合乎宐其貧宐其廉

下畢仲游

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第、仲游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直清矣、仲游蚤受知于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卒年七十五。

買茶七亦復不必

中劉恕

劉恕字道源，渙子也。筠州人。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欲應制舉，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未冠，舉進士，賜第，與司馬光共修資治通鑑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司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安石怒，與之絕。出監南康軍酒稅。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

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畱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家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翳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

父渙高隱廬山三十餘年此稱渙兒

中程珣

程珣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爲黃陂尉後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人詰之荅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抗議言新法不便使者李元瑜怒卽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

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禮義，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子顥爲宋名儒。

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鞏，鞏一見竒之，許以文著。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元祐初，蘇軾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爲太學博士，改教授潁州，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宴如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于其友趙挺之家，問所。

從得。不肯服。遂以寒疾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

枯寒

下柳植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舉進士。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累遷吏部侍郎。卒。所至官舍。蔬菓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中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趙鼎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大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累遷中書舍人後謝病乞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

上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對置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且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邪紹興二年上策進士九成射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

其對擢置第一授鎮東僉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旣歸學者日衆九成嘗言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忤秦檜意謫守邵州再謫南安軍九成在南安十四年又自號橫浦居士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贏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歿起知溫州尋丐祠歸數月病卒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子韶深於道者辭貴游忤權姦其餘事

中高登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感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還，上疏秦檜，惡其譏已。授古縣令，尋取旨編管容州。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事，小失則顰蹙，大失則

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也

如此忠憤人焉能取容○置金買書清奇

中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歷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荅必徃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綠道傾城哭送官至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正奉大夫

楊敬仲精于易詳著已易論學者稱爲慈湖先生

上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徽州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入閩熹幼穎悟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孝宗卽位上封事乾道三年陳俊卿薦爲樞密院編修官不起上曰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淳熙二年除秘書郎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知南康軍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卽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

所活不可數紀。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學者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除兵部郎，辭。主管高山崇福宮，具封事投匭以進，凡幾千言，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二年，除荆南路轉運副使。寧宗立，

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慶元二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胄誣熹不軌，謫永州。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五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拳拳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宴如也。諸生之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

徃徃稱貸于人。以自給。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嘉泰初。詔賜熹恩澤。謚曰文。贈寶謨閣直學士。安貧樂道。立朝纔四十日。出處生歿之際。粹然儒者。不爲廉名也。

下熊克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紹興中。中進士第。知諸暨縣。入爲提轄。文思院。孝宗喜其文。特出御筆。除直學士院。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著述外。無他嗜。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

上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餘干人也。擢進士第，召試館職，歷遷右丞相樞密使，立朝審正，忤韓侂胄，爲其黨李沐所誣。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朝臣不平，爭上書訟汝愚之忠，侂胄忌益深，遂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御史胡紘疏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求州安置。汝愚夷然就道。

慶元二年、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鏊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寃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稟、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侂冑誅、盡復原官、謚忠定、贈太師、封沂國公、

下牛大年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入對、請懲貪吏、累遷崇政殿說書、以寶童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中王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
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
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
無大臣節後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
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
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
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

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可傳

中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舉進士爲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荅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邪陛對畢拂衣出關歸隱廬山朱熹常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畱滯不偶嘉定元年卒

中徐鹿卿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第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累官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謚清正鹿卿居家孝友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

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

中趙逢龍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從遊者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隣居充拓之逢龍曰隣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慾不好名敷歷日夕泊

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下程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敘州宣化人。嘉定四年舉進士。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辟公許通判施州。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累官權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不易裘慕劾晏嬰。

中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以父任歷知南康軍遷南劍州皆有惠政後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遂致仕卒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淵明而深愛諸葛亮身歿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詔贈直龍圖閣顏陶諸葛雅志希踪

下徐經孫

徐經孫字中立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
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
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
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
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
錢上之其人驚服累官端明殿大學士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

中孫夢觀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
遷知寧國府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首以
夢觀對帝悅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後權吏
部侍郎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郡人
徐清叟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
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
不怠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其居敗

屋數間。布衣蔬食而已。

中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淳熙十四年舉進士端平初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入覲手疏數千言帝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

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爲之感動。賜僑金帛。固辭不受。官至侍講。以疾求解職。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下李韶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嘉定四年。與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以廉勤薦。累遷殿中侍御史。乞補外。以集賢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熙五年。召爲禮部侍郎。至闕。屢上書言時事。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累官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淳祐七年。旬去。乃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十一年卒。年七十五。韶簡澹。不溺於聲。

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

下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淳祐元年舉進士授雲
都主簿後遷秘書郎以言事罷官徒步出錢塘門
惟書兩篋而已後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

中楊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以春秋貢後胄試功
試皆第一累遷國子博士旬外添差通判台州故
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
爲吾然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卽
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
累改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
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

窮累官給事中。國子祭酒。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尋以疾。改集英殿修撰。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而卒。文仲侍班不去。標歲寒之節。

廉吏傳目錄

元

耶律楚材

廉希憲

董文用

王文翰

賈居貞

徹里

申屠致遠

趙與票

董士選

伯荅沙

張養浩

卜天璋

黃縉

曹鑑

宋本

元之入統中夏其將相如耶律楚材廉希憲諸

人卽伊略箕籌何以遠過人材不擇地而生信
夫凡一十有五入

廉吏傳

元

上耶律楚材

明武林黃汝亨輯

耶律楚材字晉卿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三
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
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
構者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

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
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讎君邪帝重其言
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
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帝西討回回國
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
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
回國主當歿于野後皆驗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
月當蝕楚材曰不果不蝕明年十月楚材曰月當

蝕西域人曰不而卒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
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甲申帝
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
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曰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
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
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玉帛
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疫得大

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田土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畱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睿宗立近臣別迭等言

漢人無補於國可盡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能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稟籍及金帛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

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畱燕爲陛下用耳帝嘉其謙卽日拜中書令壬辰春帝南征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空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

得地無民將安用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又請求孔子後襲衍聖公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以興文治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議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

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又奏曰：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請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處得士凡四千三百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歲辛丑冬，帝崩，皇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甲辰夏，薨于位，年五十五。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封廣寧王，謚文正。後有譖楚材者，言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此王佐也。通天人兼文武，古今名臣絕少。

上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法當死。希憲泣諫，釋之。希憲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希憲祇插三矢。

發皆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提舉學校教育人材世祖渡江取鄂州希憲率儒生百餘拜伏軍前言王師渡江凡俘獲士人宐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放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勸世祖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卽位建元中統時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皆

相通謀反希憲以便宜調度以平秦蜀諸叛者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宜申飭軍吏禁止俘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所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名實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元年丁母憂行

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今

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須沙糖作飲。時最

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
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
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詔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
政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匹希憲遣買於東
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匹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卽
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阿里海牙下江陵
詔希憲行省荆南時宋故宮禮謁大府必廣致珍
玩希憲拒之且語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

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
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
宐戒慎之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
臣發之帝前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
廉相出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
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有詔
召還民號泣遮道畱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
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後有大星隕於正寢

之傍、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
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封魏國公、謚文正、

希憲十九、能明孟子仁義性善之旨、名儒良相、
功德咸備、宋韓范諸公無以復加、豈惟廉哉、豈
惟廉哉、○內侍有傳旨者、公曰、此闔宦預政之
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方今當事大臣對之、寧
不媿汗、

上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正定藁城人、阿朮奉詔伐宋、召文
用爲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
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我不當
行、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開
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
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
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授諸部落、及潰叛

之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筭。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辯之。王卽遣其傅訊文用。文用謂曰。我漢人生歿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

事。其傅驚起去。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宐勿怠。自是譖言不行。省府事頗立。尋爲工部侍郎。出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民力不給。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

耕而運事亦不廢。後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文用興利除暴。敬事恤民。茅茨賦詠。蕭然歸田之致。

中王文翰

王文翰大名南樂人。善騎射。襲父珍爵爲行軍萬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璫叛。從哈必赤討平之。論功欲以官賞。文翰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廼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數百。縑賞之。文翰悉頒之。軍中後解職。避弟文禮。已以鄂州功。陞僉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

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辭秩請金以頒軍中此仁廉

中賈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及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宐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丞

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發倉粟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皆稟食之，東南未下，商旅留滯者皆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荻之禁，一方安之。南安李梓發反，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纜千人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戮之，矜釋其所蔓延，不計其數。凡有所牒，皆投於水。

六年六十三，以疾卒于位，贈推忠輔義功臣，封定國公。

却金辭官，兩有平賊功，而能仁。

上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凍餓且歿宐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後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徹里曰學

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時桑哥
爲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
峻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
臣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
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
頰徹里辯愈力帝悟命羽林三百人籍桑哥家得
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
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皆棄市天下大快徹里往

來凡四道徐皆過門而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
征之有降者勞以酒食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
狗爲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狗脅從者不戮一人
汀漳遂平成宗立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
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
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巡按以
苛爲明徵賦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

許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君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後召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資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封徐國公。謚忠肅。

巡按以苛爲明。徵賦以多爲功。今亦有之。○語諸御史有關風教

中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

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恥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下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召見言宋敗亾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辭旨激切卽授翰林待制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壠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時京師霧四塞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

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以疾卒。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簡。

宋仕元者卽不得苛論。然爲廉幾何。

上董士選

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丞相伯顏壯其驍勇。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宋降。隨文炳入宋宮。秋毫無所取。未幾。請以職讓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以士選同僉樞密院事。宗王乃顏叛。帝親征之。飛矢及乘輿前。士選出步兵橫擊之。其衆敗走。贛州

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士選聞將士擾民不用命賊勢轉盛因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復察激亂之人寘於法及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贛境遂平遣使還報惟請出賊吏數人並不言破賊功朝廷嘉其不伐後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士選生平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黜賊吏數人不言破賊功學道撝謙不易得也子孫往往爲廉吏源清流潔信夫

下伯荅沙

伯荅沙幼入宿衛事成宗武宗由光祿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尋陞院使遙授左丞相時朝廷清明百姓乂安伯荅沙身事四君官至太傅爲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及卒貧無以斂詔贈推忠佐理正德秉義功臣封威平王

中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有人遺楮幣于途其人已去追而還之遊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未幾拜監察御史言尚書省變法亂政將禍天下遂疏時政萬餘言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年六十卒贈摠誠宣惠功臣封濱國公謚文忠

廉而孝

中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性廉直知大體爲刑部郎中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卽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後爲歸德知府有惠政改饒州路總管發粟賑饑民先

全活。而後申請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拜火。遂息。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虎立殲。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素無冰。天璋至。人始見冰。以爲異。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年八十老矣。可辭此行。天璋曰。國步方艱。人臣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萬餘言。目曰中興濟治策。因自引歸。以餘祿施之。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河南郡侯。謚正獻。

下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歷諸邑宰、多出冤獄、民稱神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潛天性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之、謝病南還、優游田里、年八十一卒、

中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爲湖廣員外、有故掾顧淵伯、餽辰、硃一函、鑑以藥品不拒、漫置篋中、後年餘、欲以和藥、開視之、內有金一錠、鑑驚歎曰、淵伯非知我者、時顧已歿、訪其子、還之、官至禮部尚書、猶儼屋而居、年六十五卒、封譙郡侯、謚文穆、父沒、還子此爲至行

下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廷試第一自承務郎十轉至
太中大夫歷諸華廡猶儻室以居及卒非賻贈幾
不能棺歛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門生故吏及
國學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

廉吏傳蠹附目錄

郅都

張湯

尹齊

公孫弘

朱博

虞玩之

劉覽

庫狄士文

盧杞

牛僧孺

廉吏傳蠹附

明武林黃汝亨輯

酷 鄧都

鄧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

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
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
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得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
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王旣
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卽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
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
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恚之、乃中都、以漢法、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郅都不發私書，不受餽遺，廉矣。乃民樸畏罪而獨任嚴酷，令人側目，號蒼鷹。彼甯成、乳虎、趙禹、賊深，相効倣爲殘刻，草菅人命。此其廉害甚於貪。

酷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後給事內史，爲甯成掾。武安侯爲丞相，徵爲吏，治巫蠱獄，深竟黨與，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又多舞智御人。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而深刻吏多爲

爪牙用者多巧排大臣爲詐忠陷人三長史心害湯發湯陰事上以湯懷詐使使八輩簿責湯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起刀筆致位三公僅存奉賜五百金無它贏不可謂不廉然深文舞智巧陷人爲詐忠竊取公卿貪生殘矣

酷尹齊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遷關都尉有聲拜中尉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焚其屍妻亡去歸葬

以廉結湯知而行其酷

詐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推上弘對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常

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弘謝後母卒服喪三年遷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如黯言上以爲有讓益賢之下詔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

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弘奏策文學誠冠漢庭身食一肉脫粟飯行之似廉矣然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先發後推背約順上旨外寬內深陽與之善陰爲報復此老奸也

謫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灑卿恥，杖箠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宐，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徵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楮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爲左

馮翊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廉儉不好酒色固可紀然武健陰刻多誅殺人
○此譎廉也與張湯同罪

陋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爲少府，齊高帝時在東府，玩之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元徽中爲尚書右丞

味太酸

忍劉覽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十六通老易爲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期不嘗鹽酪隆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服闋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復爲左丞卒

刻薄○證父攘羊之直

陋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
狎在齊襲父干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
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
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
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
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
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

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服戰。道不拾遺。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綃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細。諛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後爲雍州長史。齊亾。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手口俱足醜態

賊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弈，祖奐。杞有才辨，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得官，累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得志。險賊寢露。媚賢忌能。小忤意。不置死地。不止。大臣楊炎。張鎰。鄭詹。顏真卿。輩俱杞所陷也。杞。用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於是作間架。除陌法。怨誹滿天下。及涇師亂。帝奔奉天。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勤王杞慮懷光不利於已。詔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奸臣所阻。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反。因暴杞罪惡。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制。不肯草。乃改澧州別駕。尋死。始帝卽位。以崔祐甫爲相。專務道德。故建中初。綱紀張設。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瞽然肆爲之。然史稱其清介一時。莫及也。

險陋凶人惡。食菲衣史稱清介是廉之賊

奸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昧當死賂，宦侍爲助。且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

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朱句細字注其左曰某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繆知人繇是遂以相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

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謂失信速敵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帝亦以爲不直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從此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爲淮南節度使開成初表解劇鎮治第洛之歸

仁里與賓客相娛樂自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
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武宗怒黜分司東都累
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年六十九卒贈
太尉謚文簡史氏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
其名曰盜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
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共
盜謂何

余按僧孺無他才能以對策詆李吉甫流落不

偶號稱直言名用是起及在相位時方岌岌矣
而妄謂太平無象今亦小康良足以發識者之
一喙耳至與宗閔結黨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
之禍不解計破李衛公功却大酋悉怛謀之降
遂失維州終貽邊患言僞而辨聖人所必誅也
朋奸誤國爲唐大憝徒以不受饋錢生竊台鼎
之班死掛廉潔之籍幸矣哉予故論著之以爲

本廉大害之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查

一
五